皇明輔世編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五目錄

內閣四

閩中劉必達
吳興茅元儀　同校
錢唐徐象橒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五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五

内閣四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忠楊公廷和行狀

孫志仁述

楊氏之先世爲廬陵人元末避歐祥之亂徙楚麻城再避紅軍亂乃入蜀爲新都人諱世賢者實新都楊氏始祖世賢生壽山壽山生玫貢士仕爲永寧吏目玫生春號留耕成化辛丑進士歷官湖廣提學僉事春生公諱廷和字介夫別號石齋生以天順巳卯九

月十九日邑有火光之瑞甫四歲知聲律七歲日誦
書數卷習舉子業辛卯年十二舉於鄉壬辰會試下
第入國學監丞眉山黄公明善奇其才許妻焉成化
戊戌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時黄公督學雲南公請
假往迎黄夫人鎮守太監錢能黠國公沐廷章皆厚
遺公力郤不受庚子授檢討弘治己酉考績陞修撰
修　憲宗實錄丘文莊公爲副總裁公以纂修兼校
正官有大關係及大章奏名臣傳丘悉以屬公草成
丘不易一字歎曰良史才也辛亥書成陞侍讀壬子
充經筵講官乙卯　皇太子出閣御史郭紀奏選正

人端國本首薦公與姑蘇王公鏊等七人公遷左春坊左中允戊午主試順天所錄多名士刊文至今程之己未四月丁祖母葉孺人憂　詔賜馳驛歸辛酉夏服闋冬北上復舊職壬戌三月大明會典成當遷官吏部擬公左春坊大學士　上令中使至內閣問曰所擬廷和官豈誤耶李文正公對曰其人資望兩隆且　東宮侍講啟沃有年纂述之功亦與流輩特擬此官酬之非誤也中使以聞　上曰朕亦久知其人豈吝此官乎　命下士林當以為是官輔臣居內閣之銜不設者五十餘年矣木能為日講官闡經論

政　孝皇重之錫予多踰常禮一日　上御膳罷卽
以御前饌須錫宸　翰親署器封時謂有貞觀慶曆
之風焉六月　上命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編纂
通鑑綱目節要公爲纂修官潤色論斷多出公手乙
丑春主會試五月　孝宗賓天　武宗登極七月以
從龍恩陞詹事府少詹事丙寅正德改元公爲講官
有白金綵幣帶履之　賜十月修　孝宗實錄公爲
副總裁丁卯陞詹事入內閣知　誥勅時劉謝二公
去位奄璫劉瑾用事公侍講筵惓惓以遠小人戒遊
逸爲言左右譏之又有陰結近侍者沮公遂改南京

尚書入內閣

吏部左侍郎　命下數日即行瑾使邏者伺公將中之反報云楊初無怨怒乃止五月陞戶部尚書八月二十八日　上退朝思公問曰楊學士何不在瑾對曰今爲南京戶部尚書　上曰楊廷和已入東閣矣戶部豈翰林官耶明日有　勑取公內閣辦事馳驛來京改兼文淵閣大學士往時劉仲質等以尚書任之然不與機密其後李賢王文繼以尚書都御史入景泰天順間故事也時逆瑾擅權每摭摭人細故輒成大獄公隨事救正之雲南夷人蒙化土官不法事瑾欲差人械繫來京公曰荒服遠夷易於生變土官

寘安化之逆

世祿相傳已久枸繫未必得徒損威重於是止令鎮巡官勘報未幾分守金齒太監張辰以暴政激變地方幾罹害戊辰八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己巳春大明會典成逆瑾怒功不自己出乃矯　詔撫總裁及纂修官公革俸二級十月　孝宗實錄成復俸如故有幣金乘馬之賜旋授光祿大夫柱國庚午二月改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四月慶陽有安化之變公謂文正公曰宜請　頒黃榜開諭寧夏之人及慶府宗室或阻之曰黃河之舟盡爲寘鐇驅去即有榜誰與傳之公曰此事夏人不與者十八九苦爲寘鐇

所脅無以慰之得無爲寘鐇樹黨耶亟請於　上行
之又擬用仇鉞爲將逆瑾云鉞已從寘鐇矣公曰鉞
素稱謀勇不幸在亂城中未必從亂　朝廷用之豈
不憣然思奮亦使寘鐇自生嫌疑將內潰矣未幾鉞
果擒寘鐇以效焉九月叙績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謹
身殿大學士廕子恒爲中書舍人　勑諭褒美辛未
春北畿流賊劉六劉七齊彥明陷郡邑殺良民諸將
莫能禦朝議起馬中錫爲總制公曰馬文士也豈堪
是任乎衆違其議用之竟僨事參將桑玉偵大軍追
劉七於村中窘甚將自經於民舍其黨止之曰賂或

可免乃投金櫝下桑受而縱之公言於　朝下中錫獄斬桑玉以陸完代之軍威大振既而趙風子邢老虎劉三羣賊復起河之南北衆數十萬官軍屢敗公意用邊軍勦之衆議未協翰林學士陳霽奏記於公曰內地腹心邊圉四肢役四肢以驅腹心之疾何不可公行其言而以彭　公澤爲總制南總制破賊刻日可平豹房義子多與諸賊交通有通事王永者得幸左右中秋日潛引齊彥明見　上於豹房事發下永獄杖殺之義子黨訴於　上將罪原問主事張元電公曰刑官知有大明律耳事得解壬申盜平九月二

十四日　上降手勑曰直隸山東河南盜賊平定汝
閣運籌定議致有成功仍廕子姪一人為錦衣世襲
千戶公疏辭不允三辭　上令吏兵二部會看以聞
得　旨改廕六品文職公又辭不允至三辭　上鑒
其誠切許之十月　勑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
大學士癸酉四川流賊鄢本恕廖麻子作亂彭公澤
總制征之將行請授方畧公曰君才平賊無難但忌
班師早也彭問其故公曰往時福建鄧茂七湖廣劉
千斤二賊授首餘黨復作以班師太早耳彭至踰年
而賊平會變起西夏　朝廷復命彭以往至漢中內

江胡小二等作亂彭歎曰石齋眞聖人也甲戌正月十六日 乾清宮災公請 上素衣御左角門下詔罪己令諸司直言時政 上納其言公即疏言皇上嗣登大寶十年於茲邇來災異迭見水旱頻仍盜賊縱横夷虜侵擾五星失度千里飛蝗隕霜雨雹之非時地震天鳴之相繼軍民困苦帑藏空虛今乃復有此變 聖明何以致之罪在臣等願 賜策免尤望念 皇天付託之重 祖宗創造之艱生民仰戴之切早朝晏罷深居簡出視 九廟之祭祟 兩宮之養勤日講之御復面奏之規開言路通下情還

寧藩獻燈

遣兵革禁市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以惜民力減織造以節民財任正直忠良親老成持重庶人心感悅天意可回 上深悔悟而義子輩諛言蠱惑意乃懈是月寧府陰結近習獻燈於內又欲遣人張設公語文書房官曰王府無獻燈之例禁中非擅入之所恐有奸謀不可不防尋請復護衛公極諫止謂伊祖以謀逆而革劉瑾復之方革還豈可又從其請費公亦極言之時寧𡚶厚賂諸權要錢寧輩主之 旨竟從中出焉乙亥正月二十二日留耕少保公卒於家訃聞 旨言輔臣丁憂留用事例你該部查看來說公

卽疏言該部自能據禮覆奏　聖明必能以禮處臣
但憑棺之情遠繫萬里奔喪之念切在一朝用是不
候吏部查奏輒敢上瀆乞俯察愚衷使得盡愼終之
禮得　旨卿春官舊學輔導年深德望才猷朝野推
重特遵先朝故事爲國留卿任用宜勉抑内顧私情
以副倚毗至意八日　上特遣文書房少監秦用宣
諭　玉音老先生輔導重臣國家大事多有倚賴先
少保喪事已令該部查例留用望老先生以禮節哀
公再疏陳情得　旨再覽奏具悉卿迫切至情但内
閣重任方賴老成共圖治理卿宜以體國爲念再勿

固辭公又疏言臣爲先臣長子理當主祭送終人子大事少缺不可復補且臣形神俱喪心志荒迷萬一臨事眩惑是國家兩負忠孝俱失矣奉　旨卿屢乞守制情苦詞切今暫准奔喪寫勅給驛葬畢即來供職卿爭廷儀也著馳驛去遣行人呂律送歸禮部郎中祝鑾諭祭工部郎中王孝忠治塋域輔臣眘注之隆未有過之者公既歸　上每臨　對左右言何如楊先生有主張八月遣少監秦用齎奉　璽書宣諭并　勅四川鎮巡三司等官守促上道公疏辭謝云啟行兩月而　詔旨即下到家三月而　勅使又臨

使江陵閣之何以自解

枕塊而承自天之恩越紼以拜如綸之命戀闕之情雖切陟岵之痛方深況人生大倫君父最重輔臣舉措風化所關喪親不能自盡不可以為子禮義或少有愆不可以範俗若以庸劣之才藉故事為口實當太平之世襲金革之變禮已自內媿人其謂何　上批答曰朕以輔導元臣忠勤久著特令勅使守取速來卿宜體朕至意即日就道以慰人望再不必辭公又疏言君臣之義固無所逃而父子之恩終不可解三年之愛人子至情三年之喪古人中制羸瘠之軀遠難馳於道路衰毀之狀亦有靦於班行徒戾禮經

無補風化　上鑒其眞切乃批答云卿孝思純至固乞終制覽奏良用惻然今勉從所請差去内官先回待卿服闋還著鎮巡官催促馳驛前來供職以副委任公乃得終喪於家丁丑六月六日服闋　朝廷先期遣行人劉翀至蜀以服闋之明日同鎮巡三司府縣官詣公家宣　璽書公懼時事難爲堅不欲起詔使在門當道守候府縣住俸同促就道不獲已於八月三日發新都至東河驛復欲辭疾陝西當道請日近聞　聖駕出居庸關人情皇皇公不圖輯寧以報國乎舟進潞河京師勳戚府部卿寺部署及臺與

校役皆相率出迎自崇文門接通州車騎雲擁　上
在邊聞公至甚喜遣內侍賜賚羊酒十月二十一
日入閤疏謝且請　回鑾不報十二月二十八日與
蔣公至居庸請　駕有　旨止之时北狩將歸先遣
人諭內閣府部各爲旗帳奉迎錢寧來逼公首倡公
曰旂常在國銘功臣耳旗帳施親舊里俗也　君尊
如天敢有瀆獻乎威武大將軍是何名號　上復遣
所幸通使張龍來云　朝廷說楊閣老不肯作旗帳
他忘了往年一遣內臣兩遣行人取之恩與過他大
臣十倍今乃執拗問他懼否公曰雷霆之下敢不震

懼但不敢以非禮事君耳戊寅正月七日　駕回候
迎皆不用帳　上素重公亦不謂忤也公知道不合
遂謝病乞休得　旨卿元臣碩德望隆中外復任以
來尤切倚注不允辭二月一三日會　太皇太后之
喪義不容不出即復臥病再疏言臣復任四月在告
六旬師保具瞻豈素飡之地樞機重任非養病之官
上批答曰多事之際正宜盡心匡輔又不允三疏
辭益切　上曰耆德去留繫時輕重卿既爲朕倚注
宜以身體國復不允令鴻臚官至家催召十八日內
閣題　太皇太后銘旌公不與賜公白金寶鏹彩幣

公疏辭未幾復疏言臣之在告且及半年以高爵厚祿待衰病之士隆恩殊禮寵尸曠之官是徒取具員而不責實效也不允再疏亦如之五月　上遣太醫院使盧志施鑑更番診視又遣鴻臚寺卿張昱至臥榻前致　命催召公疏辭謝　上留之益力六月遣鴻臚丞翟宗仁來驗病勢公疏辭謝者三皆不允

上降手勑曰朕親統六師勦除寇虜內閣運籌定議協力成功賜白金綵幣蔭子爲錦衣世襲正千戶公屢疏辭皆不允己卯正月七日　上北征還兵部侍郎馮清奏捷傳諭擬旨獎勵威武大將軍公曰　皇

力爭擬旨奬厲威武大將軍

上親征破虜禮宜稱賀從征將士亦宜行賞但不可奏捷今馮清本內開有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字樣是以臣率君也豈敢輕易擬旨以犯無將之誅即以奏納還中使旋出德勝門迎　駕大閹張銳馳至行幕授公前奏擬旨公曰本內所稱威武大將軍者何人豈馮清所當奏捷我輩所敢奬勵耶銳曰　朝廷在教塲立待旨而後入公執不可銳去復來公曰必欲擬旨須馮清別具奏云前大將軍號止奬勵該鎮守臣乃可不然決不敢擬也銳去偕錢寧來泣而言曰　朝廷疑銳言之不明又令寧來請即

諫南巡

擬稟公曰此事關係至大今日不言誰執其咎寧回
奏言楊廷和堅執不回　上令回閣擬旨公與蔣公
具疏執奏如前止擬獎勵焉清不及威武大將軍一
字公復臥病乞休疏再上不允時　上又欲南巡杖
言者舒芬黃鞏等於朝公聞之亟出謂司禮近侍曰
爲廷和轉言於上各官諫止南巡皆一念忠愛爲
宗社計也今聞有死於杖下者何以傳示天下後世
皇上承　九廟之祀奉　兩宮之養國本未建人
心危疑見今軍民困苦盜賊縱橫　聖駕欲南去遠
涉大江應接皆腹裏人不比胡虜易辨儻有姦謀潛

閩圍弁縱火倉卒何以應之又有宗室覔伺或僞爲
奉迎誘至深宮進退不能消息不達噬臍無及矣時
宸濠逆謀已成人無敢言者公語及此聞者竦然明
日公與同寅三公伏闕留止三日不得命張銳出左
順門公以前語司禮者語之銳曰此無與銳事公當
親奏豹房公曰我知有　乾清宮不知有豹房也若
等朝夕奏事豹房所奏果何事耶銳汗顔而退五月
十日御史蕭淮上言宸濠謀爲不軌衆相視無敢言
公曰寧府之謀天下皆知而不敢言御史獨言之難
矣然反形尚未露先年　宣廟征漢府回學士楊榮

陳山奏趙府嘗與逆謀請移兵討之楊溥楊士奇以爲不可請命皇親大臣往諭之趙府即謝罪獻還護衛不煩兵而解中使以聞　上令公撰勑遣太監賴義侍郎顏頤壽駙馬崔元往諭宸濠獻還護衛屯田自今勿令諸賊亡命出入府中改護衛爲南昌左衛并諭撫按三司知之時內外權倖多與宸濠交通口語籍籍少監盧明曰不日有六國索鼂錯事公曰鼂錯爲國家計璞敗削衛不聞索錯者今索錯豈有主之者耶崔元輩遷延不進至浙江聞孫都御史燧許副使逵遇害乃奔回至天津王尚書瓊使人要於路

曰復命時當云寧府本不反因削護衛乃反三使者
不以其言為然南京以變聞瓊猶庇之復奏云寧府
既反九江彭澤何乃無印信文書公曰來奏云賊破
九江彭澤印信被奪寧有印信文書耶瓊又復奏事
有可疑中間未審端的又曰尤為可疑中間恐有別
情意在陽阻官軍陰助宸濠也公與廷辨盡發其姦
而瓊甚怨公百計誣陷然公守正卒不能中也七月
加特進疏辭不允有清德正學體國忠誠之褒時
上欲親征舉小懲惡之意益決公屢疏諫止終不納
十三日命司禮監集百官議於左順門公與同寅三

公曰此但當命文武大臣督京營官軍討之耳此賊得罪　天地　祖宗且無政以懷其軍民者若出黃榜諭以順逆使之勤王誅首惡寛脅從則旬日變從下生不煩天兵矣昔永樂中北征有　皇太子居守宣德中征漢府有鄭、襄王居守今　聖駕出征居守重任付之何人乎明日　親征旨徑下不能止也兵部請内閣護從又乞載　御寶行公曰戰危事也倉卒草野中易起奸心往時四川賊藍五鄢老人掘廢印尚且惑衆況國器乎即有除拜號令亦凱旋行之御寶無所用焉由是御寶不行而梁公蔣公護

力爭[illegible]武人料[illegible]勅

蹕又明日有中人傳 旨欲寫調土兵及王府兵空勅公曰土兵反覆不必調王府無兵可調也竟不進稿又明日傳 命寫威武大將軍勅公曰 朝廷親征奉行天討誰敢云差遣又誰敢稱威武大將軍耶近聞逆濠僭擬方以失政爲名威武大將軍是何政令耶假作尊者謂 朝廷親征乃稱威武大將軍是何人降爲此名號何人寫勅請先誅戮然後興兵問罪則今日之憂不在宸濠而在此勅矣中使覆奏少頃 上命蕭敬等十人及谷大用張永錢寧至閣中以阻撓軍機促 勅公曰 朝廷命臣下行事乃用

勑 親征將勑誰乎敬曰 上旨嚴切今日無勑令
敬等自投金水河死不容見也公曰公等不必死
朝廷止罪廷和一人耳可以此言奏再遲一年亦不
敢異初議也張銳錢寧色怒曰 上意決欲如此公
曰天子有爭臣我輩意亦決欲如此蕭等去未幾即
來相率跪拜花臺下公曰諸公貴人也以此相待置
我於何地我所知者 祖宗之法奉 天承運皇帝
六字傳之萬世誰敢改稱為此號耶蕭等知不可奪
乃去八月十九日 上將出會公薦劉尚書春知
制誥有 旨責公引用鄉里令回話公出閣中遂有

寫勅進者明日乘輿行矣庚辰十一月　上還自南
征住通州召公至行在令擬　旨先誅宸濠然後入
宮公曰宗室有罪必先告廟令文武羣臣議罪以聞
而後誅之此　先朝故事也令於通州行之臣不敢
奉　命　上曰先生亦爲此言耶朕嘗檢宸濠私簿
朝中大臣多受賄者獨先生無之故以此委托若入
京後恐我亦不得主張矣時　上疾已篤且無主嗣
又深疑左右侍臣公知不必再執遂擬　旨進焉辛
巳三月四日魏彬張銳傳　旨言　郊祀大禮未舉
朕心未安又言太醫院用藥無功求草野醫人冀萬

一公知　上意有在非求贊也乃謂彬等曰若有大變公輩禍福在反掌間彬曰何謂禍福公曰我輩與閣處之知倫叙天下以安內外同福反是公等先受禍次及我輩矣彬曰聽老先生處分彬等豈敢十四日早少監陳嚴倉皇來報　駕崩矣公即語嚴曰急啟　太后取興長子來繼統少頃谷大用張永張銳至閣中授公一紙乃　太行皇帝遺命也辭曰說與蘇進陳敬我這病則怕好不的你每與張銳叶司禮監來看我我有些好歹奏　娘娘與閣下計較天下重事要緊不關你眾人事是我誤天下事公讀罷舉

哀畢曰羣臣止哭遂取 皇明祖訓示諸司禮曰
大行皇帝未有後當遵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急啟
皇太后降懿旨 大行皇帝降勅旨遣司禮監文
武大臣各一人奉迎 興長子來即皇帝位於是遣
大學士梁公儲司禮太監韋彬谷大用定國公徐光
祚駙馬崔元禮部尚書毛公澄公持金牌信符授之
公意不欲遣韋谷倉卒防變故不之更初聞變公先
命閉闕門時權奸各欲立非次以貪功避罪相求如
市賈皆不得入王瓊闖闕門閉大沮議定奉所擬
懿旨及 大行皇帝書入啟畢就左順門宣諭朝臣

衆皆躍然大呼曰天下事大定矣朝臣就閣中詣謝
且賀曰昔呂端鎖王繼恩韓琦斥八大王恃權專任
重也今無其權而事又獨難然定策頃刻間權姦拱
手外朝不知加呂韓數等矣公曰祖宗功德無疆之
福亦同官協力所致予何力之有焉遂擬　旨散豹
房官軍令太監張永張忠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
兵部尚書王憲提督傻恤揀選團營官軍分布皇城
四門及京城九門防守令威武團練營官軍各回原
營各邊鎮守太監各回本鎮革皇店官校并軍門辦
事官旗校尉俱回本衛命給密及土魯番諸處貢夷

沈先帝末命行事

人當放回者該部照原擬賞之差人送回餘會同館館之關防出入佛朗機一差人回廣東聽候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取來和尚各歸本寺南京馬快船隻常例聽候外盡數發回各處帶來各色匠役樂工水手等各回原籍命東廠錦衣衛及五城巡視御史嚴夜禁捕盜賊皆出公獨斷而以 先帝末命行之或曰此等事何不少留待 嗣君行公曰機會間不容髮時權姦人人自危若不急解之倉卒有變誰能制耶九門防守之命既下許泰意若不怡邀兵部王憲至闕欲有所言公問則徙倚不對而私相許語公曰危

疑之際所仗在提兵諸公報國正在今日欲言則直言何令我輩揣摩耶寬曰許總兵與江平虜同事西官廳今用許防守而遣平虜以此未安蓋爲彬地且以脅公也公曰團營根本故留平虜主調發泰不應以舌澤吻作怒色且微語曰這箇賊公問賊誰泰曰李琮又曰泰家止有三百人防護泰意又以琮脅公也公曰今日忠臣義士無不奮力琮欲何爲自取滅族禍耶泰曰李琮兇狠平虜腹心也泰亦畏之公曰有諸公在琮不足畏亦無能爲也許公必欲與平虜同事可 一言決之泰意不明與江彬異同欲持兩端

以窺趨避耳頃之提督張洪至言彬可防公曰君何疑江反耶江征流賊回豹房過隊先帝見其耳帶箭鏃喜其驍勇因留置左右既而護從廵狩一時内外文武皆有之不獨江也江何罪而欲反耶近年反者内有寘鐇宸濠外有劉七藍五鄢老人皆隨起隨滅江内親外衆曾不比數賊假欲萌非望即顧盼間虀粉矣誰肯同之自取滅亡哉若江能與諸公協力共濟

嗣君至月閉門辭爵不失富貴何必自疑人亦政不須疑之耳諸公本兵安所出策我書生握數寸管無能爲也洪唯唯而退洪蓋爲彬遊說以探公意

而公對之語有操縱江聞之稍安是夕京城市閭人馬介然有聲人心皇皇以為彬且反矣又聞彬在家不成服齋宿不哭臨公深憂之以一刺投彬曰謝江公大事多賴鎮定彬喜以為楊公不我虞也乃成服齋宿十七日朝臨罷公告蔣公故蔣公曰連日介介於懷者正以此耳公曰彬手握重兵發之須得機會是日坤寧宮安獸吻彬入吉服行禮而壽寧侯張鶴齡被勑之安陸公偕蔣公入用璺則大閹俱在公命屏左右謂魏彬曰大功已定大患未除未為全美魏問其故公以魏與江連姻不可徑言先慰之曰古人

打擒江彬

大義滅親周公誅管蔡王導滅王敦至今流芳青史公雖與江爲親乃勉奉大行命非本意也今外議紛紛若不早請　太后擒之恐彼不自安將貽　嗣君以憂未免爲大功之累也張銳疾言曰彬有何罪公曰如擅入邊軍禁內擅立威武團練營擅改團營爲西官廳擅立鎮國府所犯不一死有餘戮在魏曰實然無所逃死銳猶極力爲辨公曰不須回護我輩言出禍隨已委致身家公雖無子孫獨不念祖宗墳墓與兄弟耶　嗣君途中萬一聞變而驚張公請保任其責也公辭色俱厲陳嚴責之曰且收得在　嗣君

或寬宥之今亦擬旨監候耳蔣公曰了此然後哭臨
銳曰何故太急公曰此事間不容髮顧可緩耶即擬
旨奏　太后與蔣公候於閣中久未下公曰權璫對
我輩言尚百計攔截在　宮闈豈肯贊成乎若不提
禍必先我二家我輩豈可離此地誠死此亦得死所
矣蔣公曰天祚我明必無此事頃有報宣侯右順門
者久之陳巖來曰江彬已擒矣幾逸出彬行禮畢張
永潛使人報之遂奔西安門以　西宮廳文書爲辭
中道折向北安門當關者曰有旨留提督彬叱之曰
皇帝何在安所得旨乎手批門者守門人羣擁之

追者至縛之時久旱遂雨城中讙聲雷動爲之謠曰拿了江彬朝廷安穩蓋以吻爲穩也頃之李宗亦自其家縛至罵彬曰汝早聽我言豈至於此彬曰悔不自斷其子恕其母亦然收捕者云彬已分布腹心於東西北安三門束甲累糧立馬以伺動息非公先以計安之後出其不意而擒之京師百萬流血成敗猶未可知也是舉也公之成算而贊其決者將公也彬之未擒也或有密請於公者曰一力士之力耳公笑曰客談何易安得此大力士邪其愼密如此　嗣君將發安陸左右猶以此爲疑問彬已擒乃欣然啟行

四月二十一日漏下二鼓　嗣君至行殿　召公及
府部大臣宣諭三上箋乃允五鼓由正陽門入議以
明日大昕即位自三月十四日至是三十有八日也
公承虛扆總已內外晏然十六載弊政姦人皆擬於
即位詔除之公日夜殫盡心力草詔函中公侍行殿
蔣公先歸閣中整理文書　詔條內若軍門皇店官
校豹房番僧寫亦虎仙數事公別書密緘之不敢露
草蔣至公家諭家童取去人莫知何文書也黎明時
進稿請　嗣君批紅出夕鳴鼓是日向辰文書官來
言欲去閹切中人者數條公曰數年以來事有沮牾

力爭 不紛 新詔

不曰西邊不可則直稱　朝廷不從今　嗣君至便
有此乃知前日負　大行多矣即此廷和便當去今
日拜賀　新天子明日即詣奉天門前乞休且問
皇上初至何人於左右欲更　詔書雖死亦甘心也
蔣毛二公皆力言之文書房官知不可乃持回久之
鳴鼓批紅猶未下公與三公承趨華蓋殿後往來玉
階間不見一人乃復趨奉天殿下見直殿者要文書
官來相見語之曰亟去為一快事我輩且有說或言
批紅不下明日開讀亦可公曰自古人君即位雖草
昧中亦須下詔改元以新天下之耳目今日若無

詔書不知所改是何年號人心惶惑恐有他虞誰任其咎文書官懼乃入奏批紅出改明年爲嘉靖元年

詔下宿弊盡革讀罷滿朝士夫京城老少皆踴躍歡忭曰眞 天子也二十四日 上召公及蔣毛二公見於文華殿公曰 陛下順天應人爲天下臣民之主初至行宮雨澤隨降一登 寶位天日開明可徵 宗社萬年之慶伏願敬 天法 祖修德愛民任賢納諫講學勤政永建太平之業 上曰先生每說的是 賜酒饌而退二十六日科道交章劾內臣武臣亂政公擬 旨盡下獄明日劾文臣王瓊等二

十餘人公擬 旨俱令致仕 上不可下內閣改擬
言內臣張銳張忠等武臣許泰錢寧等俱擬下獄文
臣亦有朋姦亂政罪惡顯著者者皆輕貸何也公曰文
臣亂政者誠有之但所壞止一衙門壞事者退則衙
門復清矣非如銳泰等蠱惑 朝廷移居豹房新寺
南北巡幸離間宮闈以致國本中絕也中使曰王瓊
先在兵部頭戴爪刺身着帖裹親至豹房與 朝廷
飲酒非蠱惑而何公曰此事外人都未知於是擬瓊
冠帶閒住不可乃擬爲民明日又發下必欲下之獄
瓊危迫甚倨撫誣奏黃公引嫌廻避將有庇之者

上覽奏怒甚欲重治之公復爲救解時久旱瓊既下獄雨隨降御史李獻等奏比之京桑弘羊云二十八日 召公及蔣毛二公至文華殿慰諭又命太監張佐傳諭 上意欲公發王瓊黨宸濠事公曰外廷自有公議刑官自有正法廷和不與校也蓋瓊朋姦黨逆罪惡昭彰至如誣害彭澤而虎仙脫罪因入豹房交結錢寧而臺諫章疏俱從改擬皆朝臣所共知者公故云然二十九日 上復召公面諭曰先生每爲國勤勞朕悉知之宜安心辦事公頓首謝 賜茶而退自成化以來 朝廷所病者冗官冗食之費臣下

裁冗食十四萬八千七百餘人

建議未能裁省劉忠宣公受知 孝皇上賓太監寧瑾奏止之東山以此怨謗叢集身幾不免正德中冒濫尤甚十六年四月以前在京官軍旗校勇士軍匠人等食糧之數共三十七萬二千七百餘員名一歲支米三百九十八萬八千八百餘石歲運四百萬石之數除海運三十五萬石外雖盡數至京亦不能支公深憂之 上即位詔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有餘實支米二百四十五萬六千四百餘石所省一百五十三萬二千四百餘石國計雖紓而大怨叢集爲之謡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皆裁革之徒

騰之也公未辨色入朝有持刃恐喝於道上者　上
聞之令兵部撥官軍百人護公入朝名隨朝軍時
上在諒闇居文華殿公疏言　陛下嗣登大寶一月
以來用人行政無所不當又聞視朝之暇惟以觀書
寫字爲事堯舜之聖可以復見只今夏日晝長章奏
多暇敢請日講　祖訓一二條臣等躬候便殿直說
大義以爲　聖學萬一之助　上嘉而行之先是錢
寧與江彬有隙彬發其黨宸濠事下獄　上即位兩
月法司方議其罪寧平日厚遇士大夫中外皆爲所
餌特有爲之彌縫者鞫之不得其狀公曰錢寧改易

鎮守進退大臣受寧府賂遺假以護衛屯田罪同逆瑾豈得輕貸會籍沒江彬家得取宸濠世子司香手勑諸司禮令文書官持至閣中謂是錢寧所爲公曰寧罪惡至此我輩在外豈得盡知於是擬　旨正其罪焉張銳張忠于經許泰等十數人下獄久未決銳等行賂中外動以百萬法司曲庇之又賂內庭得旨充軍而已公發憤上疏曰科道官劾奏張銳等罪

陛下震怒下之法司聞者交慶謂是大有爲之君也旣而法司議上　命會官詳審臣等擬罪請呈亦從　上改免至寬貸聞者喪氣解體以爲不誅此

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　九廟之靈不安萬民之心
不服禍亂之機未息太平之治未臻自古帝王制刑
三千餘條曰元惡大憝不待赦而誅大明律首以十
惡不待時而決如錢寧等所犯是也此輩縱不皆誅而
張銳張雄張忠三人與錢寧江彬同惡決不可赦今
執奏者未已　陛下仍以有旨答之令紛紛之議上
及宮闈下逮左右可乎願　賜獨斷追回此三人監
候處決　上令籍没其財元年壬午三月二十五日
上降手勅曰朕入繼大統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
紀首先定策功尤顯著俱進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

世世承襲食祿一千石公上疏辭　上批答曰卿累
朝元老德望隆重當國勢危疑之際首定大策翊戴
朕躬計擒逆彬潛消禍變中外奠安功在社稷朕嗣
統以來贊襄新政釐革宿弊罔顧利害備竭忠誠朕
心嘉悅特加殊典以答元功宜勉承恩命副朕倚毗
至意公再疏言有無妄之福必致無妄之禍臣因攀
附得效涓埃豈敢過有希望以速無妄之禍哉伏望
聖慈特賜矜允雖不敢自詡勞謙之有終亦庶幾
知足之不辱　上復批答云卿在先朝隨事匡救備
竭忠悃中外共知朕纘大統實卿定策迎立既安宗

社又能除奸弭亂寧一衆志功勲顯著前此所擬封爵之加出自朕心宜欽承恩命三疏四疏 上批答數百言益切五疏公辭且言不得請必求去 上批答云朕以報功宜厚已着定擬爵名卿乃屢疏懇辭決以去就特允辭封以全卿廉讓之節寫敕褒諭賜宴禮部仍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永遠世襲公又辭

上批答曰朕念國統未定事勢危疑之際卿三人能同心協謀誕定大策其時江彬稔惡負重尚握重兵心懷不軌禍機難測卿又能即擒獲不動聲色潛消大變朕從容入朝中外宴然考之前史漢文帝宣

帝繼統之後亦嘗加封丞相楊敞蔡義等邑戶我
太宗以尚書茹常有黙相事機之功亦進封忠勤伯
況大明律內明載出將入相能除大患盡忠報國者
同開國功勳一體封拜朕前日加封爵義不爲過重
違卿雅志已聽辭免賜宴進階錄廕畧示報功之意
宜勉承之不必過爲高潔以傷朕懐公方欲疏辭是
時因公舉援爲錦衣者數十人兵部上議處奏云定
策之名在臣下固不敢言定難之功在諸臣亦宜有
別　武皇彌留之時國祚安危之際往日欺君悞國
竊弄威權惡極罪大者人思脱禍之門朋奸附黨各

持兩端者坐幸非常之變逆謀巳形事機頃刻蓋廟堂之上幾事不密姦雄之後得逞所欲國家生民之禍固不忍言而二三密勿大臣之家不首罹虀粉之殃而無噍類乎此等潛消禍變再安宗社之功尚不敢受封廕之報況代來驟遷禁掖舊任者乎宜加楊廷和以別樣恩典以爲大臣忠勤之勸得旨楊廷和既准辭伯爵朕心歉然除廕子錦衣衛外再廕一子四品文職世世承襲楊廷和本職上進二階公知上意堅不可回乃上疏以疾求去　上溫旨極褒美留之令鴻臚來諭意公自新政以來以身任天下之

責一事未善輒憂於色食爲之減嘗密啟陳論有大
不得已乃疏言之如請崇聖孝隆聖治請折毀保安
諸寺請毀石經祠宇請愼命令以保新政請愼始修
德以隆治化其日有敬　天戒法　祖訓隆孝道保
聖躬勤民事勤學問愼命令明賞罰專委任納諫
諍親善人節財用又請經筵日御及節省供應　上
皆溫旨答之而必見於行不徒言也故新政翕然有
堯舜喜起之風科道論列亦稱公骨鯁如古社稷臣
公曰嘉謀入告出不語人我輩事也顧古今異勢宮
府隔絕特假章疏以達耳以此爲我聲名妖冀我執

甚哉十二月史道閣宏曹嘉因不得翰林官怨公乃扶同誣奏公疏求退　上批答曰卿以正學直道輔佐　先帝隨事匡救備竭誠悃力止護衛諫止巡幸以死自誓不寫威武大將軍勅書絲帳不附權倖逼令回話先年聞父訃音旬日之內連章乞歸終制忠孝大節中外共知及國勢危疑之際又能討擒逆彬俟朕從容嗣統功在　社稷更化以來除奸革弊褒進忠賢知無不言罔顧利害勲望隆重朝野稱述簡在朕心方切倚毗豈可偶因一人挾私怨望讒佞排陷之言輒求休退鴻臚寺便往諭朕意即日亟出供

職以副眷懐所請不允數日尚書彭澤給事中鄭一鵬毛玉御史陳講劉廷簋少卿楊一渶郎中唐胄先後奏道等挾私害君子　上覽之喜曰此朝官救楊先生本也下擬公復爲救解　上又日遣中使促公出聽意使陞不得亟去先是大禮議起公首執議召對面言不可者三封還　御批者四執奏三十餘次司禮太監奉　命來閣中講論者三十餘次公執不可用是左右得以間之是後所言多不合道士陳應循李雲客貨祿進用蠱惑公疏論唐虞三代之與梁武徽宗之亡請行拿問明正其罪工部郎中葉

寬因爲皇親陳萬言建第邊期下獄公疏救之又論谷大用混占產業乾沒官銀百萬之罪江彬黨李琮行賂左右臨刑將貸公疏請急誅之時 上頗事齋醮公疏言 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出入起居所行皆正事在前後左右所用皆正人臣等於十六年四月以前啟請 懿旨凡尚衣尚冠等執事茶房膳房宮殿答應人員預選老成愼密之人以待 陛下任使又嘗極論異端邪說宜早斥絕齋醮祈禳不可輕信今無故不時設醮賞賚之費移之以賙窮困又請止織造太監幷不寫勑自是左右譖構益甚甲申正月

公上疏乞休不許再疏　上乃允之寫勑馳驛行月
給米六石歲役夫八名又以前功蔭子一人爲錦衣
世襲指揮使時都給事中李學曾等上章留公曰以
道事君不可則止在廷和則得矣若人惟求舊　陛
下未加之意乎御史涂相等言伏讀綸音仰窺聖意
既云數理相關違章具辭則知爲謀議不合而去矣
又曰前次有旨論功錫與世蔭則知其靖難王室不
爲無勞矣　聖明未審不知廷和也何遽准致仕而
不勉留之乎給事中葛鴻言廷和不撰織造勑爲
陛下社稷謀也何不鑒其忠而反厭其執拗耶南京

給事中顧濟章相繼言　先帝賓天嗣在旦夕廷和
與諸老臣協心排難翕息之間擒逆彬剪羣黨功不
可誣御史范永鑾歷疏公翊運扶危洗天洛日功在
社稷嗣是臺諫章奏或特薦公或連薦毛喬汪諸
老者不能悉足覘公道之在人心也公歸絶口不及
時事日與親戚故人行田野話桑麻瑞虹司馬兄弟
倡和爲樂泊如也戊子　朝廷下勑諭云楊廷和謬
主濮議指示禮官爲罪之魁革職爲民公聞之怡然
己丑五月因子恒卒慟悼過傷六月公夢天門開二
幡委地若神衛相迎者二十一日顏色溫粹若平時

夕沐浴端坐几上而逝時暑熾忽霖雨凉如深秋長子慎以罪戍雲南聞訃告於巡撫歐陽公子重會黙國公沐紹勛太監杜唐御史劉臬奏請假回蜀襄事嗚呼痛哉公少有大志而兆亦非常嘗夢天門開見絳楔題曰除目辰在童丱時勲業已定矣天資孝友器宇宏深聲色無益之戲一無所好端居讀書而不爲章句文辭之用古今治亂始終君子小人用舍留意甚篤　國朝自洪武迄今輔臣之建白部署之職掌將帥之功罪邊防之沿革禮樂刑獄水利學校賑濟荒政言其事者人又詳其年若月至於身所未經

之地言其山川里俗若指掌不爽此非盡得之書中也賓廷偶語時罔不究心意欲設施之耳正德中劉瑾亂政錢寧江彬繼之又值寘鐇宸濠兩宗室之變公自守介然不為所汙瑾黷官鬻獄天下府庫財半入其門既欲蓋去官府簿書以滅其跡一日來閣中問曰諸司文卷無架閣處部中議欲焚之公曰圖籍國家所重可遂棄乎貯之通積庫或千步廊可也瑾憮然明日乃移之千步廊焉或有怨於彭文思者遂移之江西一省令撫安舟子盜殺交趾貢夷乃嗾瑾窮治其獄并奏減江西科舉額數禁江西人不得為

京官又謂王安石禍宋吳草廬事元欲揚其罪於朝
瑾主其言來閣中議之公曰吳王皆往事盜賊處處
有之今偶因一時一事有此衆動恐駭四方聽聞瑾
怒曰出楊朝堂前代亦有故事公曰非盛德事可爲
主上累耶事乃止其從容服強禦有如此者錢寧
氣焰熏灼一時嘗置酒集公卿寧自候公門又令張
龍輩請必往公曰　朝廷在外豈我輩樂飲時耶竟
不往公丁憂歸寧餽千金玉帶一束不受涿州人王
豸背有瘤形類蜥蜴張永挐校緝得之曰此龍形也
將誣衆校尉輩皆陞錦衣官而永自欲封伯　旨經

下公曰自古內臣封爵如五侯童貫非美事亦不克終若本朝則絕無也誰敢為此赤族事耶永曰劉馬兒太監封侯何謂無也衆無言公曰劉馬兒族人有功受封非其身也其墓誌在岳蒙泉文集即命中書取類博稿來手揭示之永乃止自成化以來宦亦虎仙搆土魯番據哈密奪金印為邊害數十年彭公澤嘗遺之論土魯番乃私許以厚賞彭欲罪之虎仙乃賂王瓊塊土重百三十斤新免罪瓊遂誣奏彭公而虎仙得脫自是得近侍狗父子俱授錦衣指揮使公慮虎仙外知邊方虛實內覘 朝廷事情脫罪而

歸必將據哈密自立大爲邊患不止如宋元昊時事
乃擬就改元詔中擒之不假兵革而邊患潛消矣正
德末年鑾輿四出公居守在內而天下晏然至受
武宗遺命定策之功尤偉議者謂周室重熙成康易
代猶陳虎賁以備應門執干戈而衛翼室書之顧命
以示後世韓琦之立英宗皇子已在宮繼立自有成
序史臣尚謂呼吸之際有雷有風未有如今日虛大
位以四旬迎　嗣君於千里抽戈思逞者近在蕭墻
擁兵助逆者匝環禁廊以今較昔豈止呼吸風雷而
已而公從容處之畧無動勦散揪於紙上擒首惡

於掌中則公功又倍韓琦矣正德中言官劾權倖得
公言解者數十人其諫止巡幸被　廷杖者存亡皆
厚䘏焉又請悉發正德中留中章奏以付史館刑部
主事宿進建言忤　旨刑部尚書林俊因執法被
旨詰削公皆力救之所以奬直臣勵士氣者至矣止
裁革冗食官軍雜校甚怨之闞其私搆之左右不得
相與咀呪於神或卜公祿命曰楊公何日死我輩必
復矣公明知其怨而爲國家任之不辭裁抑恩倖尤
力然屢辭爵廕正已以率之人罔無得訾公者居家
儉素食不兼味衣自命服外及幃帳皆用布敝予極

嚴諸子科第相望公不爲喜曰讀書登科是第二事
修身齊家乃第一事也貴極人臣門第如貧賤時尤
以濟物爲心鄉有泗田萬頃公覩其水利鑿渠灌溉
鄉人德之名學士堰又辭建坊銀以修邑城城成而
賊至旁縣避兵賴以全者萬數留耕公曰吾子相業
老夫不知即此二事亦大功也又嘗置義田於縣城
西凡族之不能婚葬者咸資贍焉嘗訓諸子曰吾立
身四字正直忠厚又曰爲人不可不學道但不可以
道學立門戶汝輩觀我平日果有媿於道者乎公嘉
言善行不能殫述在位天下仰之去位天下惜之既

叙天下紀之故太師李文正公曰文章我不敢辭經
濟大業須歸石齋太師梁文康公曰天下大事非石
齋莫能濟公憂歸虛位以待服闋則請於　上遣行
人促就道焉少傅蔣公稱其忠誠而剛正知有國家
而不知有身少師費公稱其肯定大策備患防微慮
無遺算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少保石公
稱其竭股肱之力安社稷以成維新之治冢宰喬公
稱其身任天下之重竭盡心力卒成中興王業見素
林公稱其受遺定策之功狄梁公為唐司馬公為宋
不足過司馬幸菴彭公稱其忘身與家惟知　祖宗

列聖教養簡任之恩孔孟程朱講明授受之學罔討
利害死生者惟石齋一人而巳席文襄公與公議禮
不合其章奏亦曰楊廷和社稷臣嘉靖一詔千古不
磨又曰楊廷和有大功他日麒麟畫形凡此皆正人
君子之論公議之不容泯者也平生建白有題奏錄
辭謝錄視草餘錄新政日錄文集詩集若干卷公上
三世祖考皆贈封如公官妣皆贈一品夫人初娶黃
氏贈一品夫人繼俞氏封一品夫人側室蔣氏以子
恒貴封孺人弟五人廷平舉人廷議兵部左侍郎廷
宣舉人平宣皆先卒廷歷以公移廕為國子生大臣

大臣蔭弟子之始

之廕弟自公始也廷中學官弟子子四人愼辛未狀元官修撰議禮得罪編戍雲南惇癸未進士兵部職方主事恒承廕錄爲中書舍人陞大理寺副忱舉人女二長適翰林修撰余承勛次適舉人劉大昌孫男十人志仁湖廣都司經歷同仁庠生其仁廕國子生寧仁斯仁俱庠生有仁進士與仁指揮同知右仁力仁資仁孫女五人曾孫男十人省吾養吾俱庠生餘尚幼公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庶人禮葬公於縣城西留耕公封塋墓側丁卯　穆宗即位科道交章奏公大節不虧應得卹典下禮部議云惕廷和性

抱忠貞才優經濟相　武廟於危疑之日而訏謨默
定克收旋轉之功翊　先皇於繼統之初而　朝政
一新懋贊中興之烈厚終正始勳庸卓著於　兩朝
直節高風譽望尚流於四海　上允其議贈官太保
諡文忠　命中書舍人戢汝止治葬遣四川布政司
左參政楊成　諭祭凡九壇廕一孫爲尚寶司丞一
孫入冑學隆慶己巳正月二十七日乃改公墓與黃
夫人合葬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楊文忠公廷和

墓祠碑　　　　　　　　　　　　　　　　趙貞吉

惟　皇天篤我　明之祚閒出哲臣爲　社稷隸二百年閒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秉所遇時力於隸事最著矣蓋正統己巳土木北狩正德辛巳戢武南征隕空沉陸變起非常非有振補天之器挾移斗之能安敢授手其閒哉于公已表於憲皇之世揚公之沒久矣頃者恭遇　皇上奉我　世宗皇帝遺詔復公之官加贈太保謚文忠蔭一孫爲尚寶司丞一孫入監遣官祭葬　恩數備至嗚呼休哉不忘臣下之勞其　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於是始皆談誦公

以大明律爲斷後孔漢亦只術數

行事矣公名廷和字介夫系出湖廣之麻城五世祖避亂入蜀居新都以天順己卯九月十九日生公幼以奇穎舉於鄉少年讀中秘書才器恢廓鄉先達司馬余肅敏鳳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曰介夫當相天下爲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蓋居館三十年修文講讀發舒茂籍時輩視之已若麟角鳳毛然正德丁卯冬自南戶部尚書同長沙李公辦閣事是時孽璫之焰毒蒸寰宇數年內駭奔未息南平北討政府囂斂而長沙亦倦念去欲令公代已也嘗語人曰吾於文翰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夫余

公識公於早歲李相蔡公於同事非楊氏之鮑叔哉壬申冬李去公始獨任時公丁憂 朝議奪情疏亟上議得報惟 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服制日促上道此起用輔臣之異數也噫公再進而時事益難爲矣 武皇帝匹馬挿居庸關踰上谷入雲中望獵陰山旋以威武南下則 五位虛拱將踰歲矣嗟嗟自宸濠播亂訛言載路包藏禍心者可盡防禦人心將渙大勢將傾仕者詠同車之招居者懷恤緯之發此何景耶公血誠隻影周旋其間遠奉 綸音近承慈旨大合衆謀小事獨斷竟俾邊無鳴鏑斯寡驚

祈安平且泰侯　上之回嗚呼可不謂公勞已乎
大駕至自通州事勢忽急四家銳卒環布蕭密梟獍
在側磨牙啖舌黨機事有一毫之類則禍不測可忍
言耶嗚呼危哉公外示安徐密祈　內旨許其從事

陳奸

始以一刺詒彬入賀獸吻縛之按押虎之機此蕭張
擒信之智也旋以儆賞犒恩歸官卒令掃迹出關成
逐羊之勢此周勃收軍之勇也軍收而司農之印可
不倒矣信擒而郡塢之牓可不焚矣嗚呼可不謂公

迎立

功已乎然後清宮警道迎　鎮主開明堂而治之布
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公

忠巳乎當是時公之勲名著矣風烈高矣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遂以癸未冬去位盖公去而時事日異矣公嘗嘆曰衆尤交責吾何逃乎義之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惟有去巳耳夫以公之圓機達識豈不知　詔者上之令也不便雖十易之孰禦持以處君父骨肉情禮之間身任　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徑情之説乎必推心挈度劑量而調適之以和無體之至禮保志名之完名佚　泰陵掃官役作而徐圖其後豈晝晚哉然欲即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非命哉公之

決於去所以免義我尤也往在漢廷博議是者不以
加秩負者不以奪糈據經研義非擊搏之司是當求
裁無滅異之厲四子之於公獨異是乎豈非過哉公
之決於去所以免人我尤也世後有不齊之論出於
意見之偏錮於習聞之久附聲和響齟齬蹇繁徒致
聖主悽怒疑有諷喩罪且不測豈非流俗未易卒
變時固然哉公之決於去以免事我尤也夫以公之
功勞靖忠而博此三去惴惴焉懼補過之無地人臣
之道豈易盡哉悲夫傳稱公幼讀書日以卷計長於
學無不貫惟以資經濟故於　當代典章條格人才

引例爭內錢封中官

新詔裁革八十四萬

政績邊防阨塞軍伍錢穀叢冣瑣遠邇心計耳濡如身親周旋而抵掌可述酬答機務之際殆裕如也張永以東廠功乞封巳持　內旨引內官劉馬兒例要公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載岳公類博稿中取示之乃巳其談笑解紛易易如此而不知由於宿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奮溢臨九死而不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嬖倖威武勅巳濱死逮　嗣君未至承　制專斷者廿七日駕抑奸雄如泰如瓊稍疎皆足以死　新詔裁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

者洶洶謠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於是公出入護以衛士益岌岌鄰死矣然而不死也者才也亦忠也有默相也者耳公閣僚廣東梁公之論曰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事大匠之任不可代也于是虛閣中首席俟公起復至而居之斯則公未卒而論已定公少時嘗夢天門開遙瞻阜楔曰際昌時而公與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幡導公冉冉以去而公卒公殆天人稟間氣而生者耶公在位一晉伯爵及太師太傅二辭錦衣衛千戶廕三辭文職四品世襲辭居家儉素食不兼味衣自命服外皆布素子孫科第相望

爲鄉人建惠局

不以爲喜曰此末事也謹言行修身齊家斯人道之大者幼不好弄比老而聲伎不一至於前位極人臣而居處同於寒素顧濟物之心則拳拳無時已也公生宦遊每歸則爲鄉人建一惠局初通水利灌潤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次捐建坊費修縣城城成而賊至完生命萬計次置義田於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物業三焉若他言行之詳當有如王巖叟馬永卿輩書之未易舉也子慎正德辛未科及第第一授兵部主事恒中書舍人先公卒憂舉人公以嘉靖己丑六月二十一日卒於正寢外時謨

以議禮謫戍永昌以撫臣議奏許一奔喪已而悼忱亡而諸孫幼公處淺土者四十年紀綱家務以付慎繼室黃氏云氏遂寧黃尚書第二女有才志幾幾揚氏嬰臼矣亦天以報公勤勞王家也嗟乎宣孟之忠成季之勲天之所以報公者豈有既哉

太保文肅劉公忠神道碑　許讚

本朝大臣負峻拔之節操著光明之儀度嫉邪振汙而今聞特重一時者若野亭劉公有焉公河南陳留人諱忠字司直號野亭曾祖謙祖存隱德弗仕父達由舉人官國子博士三世俱以公貴贈加公官曾祖妣宋氏祖妣高氏田氏妣梁氏俱贈一品夫人博士公任平定州訓導時夢芝生左膝上即以景泰壬申八月十五日生公於學舍州人為夢芝卷紀之公少聰穎過人明朱氏詩弱冠舉於鄉登成化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弘治庚戌充會試同考修

憲宗實錄成陞侍講　孝宗朝充經筵講官兼侍
皇太子講讀辛酉主南京鄉試九年俸滿陞侍讀
學士　武宗嗣位以東宮講讀勞陞學士時近習導
上盤遊漸褻政紀公即疏陳崇聖德戒遊逸數事
語極剴切又因　經筵勸　上恪遵祖憲戒狎近小
日親朝政或勸公少諱公曰盡言職耳因是　上不
悅近貴亦惴惴不自安遂欲用公南京以遠之時先
襄毅公爲吏部尚書遂推公爲南京禮部侍郎未幾
陞尚書近習方幸公去輒毀之意正欲公早柄政耳
公任禮部郎奏減江南曆紙價銀歲報千兩以蘇民

困等改南京吏部尚書毅然以革正自任留都
官屬素使安閒動稱吏隱公乃以勤惰驗其理事以
清濁律其檢身考語直書不少假借一時官屬惕然
斂戢率守規箴當六年考察黜留允當雖有席勢怙
援無一倖免者查革江南假吏千餘人璞竊政驕熾
遣術者至留都有覘達官皆延款厚餽公不與見
上召公至京有向用意璞見公氣岸知不可招致改
公吏部尚書兼學士掌詹事府事璞誅始被推以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尋加少傅兼太子太
傅武英殿大學士 賜玉帶蟒衣充 國史總裁知

經筵事辛未　命主考天下會試衆稱公明中官永初用事公卿趨附公守正不往見永使其黨廖鵬來訶待如僕御有餽拒之臨政動以遵成憲迓賁緣爲要每持正論不少顧忌同事者漸非堪而近貴亦欲公速去公見時事齟齬憤懣日切屢疏乞休　上不允乃以省墓請假　詔許乘傳歸歸復上疏辭始得旨致仕給祿米月五石役夫歲八名於一子中書舍人居家杜門謝過城南莊墅舍後鑿池以俸金賜餘時治具與親朋遊燕或周貧助急曰此皆　上賜願與鄉人共之辛巳　今上登極遣官存問公謝疏

附陳時政要務　上嘉納再廕一子中書舍人仍
勑有司時加存問嘉靖癸未七月二十五日以疾卒
於正寢距所生享年七十有二守臣以聞　上悼念
不已遣官諭祭庀葬事加贈太保謚文肅配王氏累
封一品夫人與公媲德生一子冊玉早卒貳室黃氏
生子男一元嗣中書舍人陞　周王左長史孫男八
人存恩中書舍人公性賦剛介志識宏遠公私理欲
界限別白極嚴而好惡取舍之際不苟惡奔競趨附
輩若將浼已氷蘗之操始終一節嫉惡雖過嚴而與
善未嘗不厚處世雖寡合而義交惟恐不篤事二親

生隆孝養殁盡哀誠處家嚴而有法應門止一二童稚每出必俟薪水入嚴鎖而行在南都數年不通書上都秉政時拒貴近餽遺一日有盒擔數具伺門公不覺怒叱扛僕懼而趨或仆盤具品物委於街巷或謂太過余則曰苞苴盛行時不可無此事也公閱廷試卷於東閣一達官非讀卷者入公怒詈侍胥不檄其人出方已或亦謂太過余則曰請囑公行時亦不可無此事也公之風裁方正嚴毅若使得行其志士風世道當何如也未三月去位惜矣嚴霜隕而貞荺茂橫流急而砥柱安公之兒亟於斯道豈小補哉公

詩賦典麗得體文章蔚㟁滂沛並駕歐蘇與講義奏
疏編帖幾百卷門人特錄其範世者梓行之
叢說云劉野亭自製墓誌其畧曰歸之日有先公敝
屋數楹城之南有別墅一區田百畝桑棗榆柳百餘
株繼又於舍後鑿小池放一舟其中每當春暖秋晴
病起意適之時或駕輿登墅或張席命舟徜徉自放
於水雲林月之際其所獲踢餘則歲分十之三四以
須諸流離貧餓者間嘗進元嗣諭之曰吾老且病沒
之日勿請葬祭諡贈勿干名筆爲誄文詩輓有一於
是吾不汝子矣或者乃曰公筮仕幾四十年所歷非

一官各有所職今何爲不書蓋予雖以文翰著銜其
所職則啟沃輔翼有關於上下者頗重大予於是無
一能効焉書之徒以自貽媿也公孤翁階而居之若
不能安者蓋予性峭直狷介旣無功業以爲顯明之
資又乏低昂以爲植立之地不即去則罪曰大媿曰
集士夫淸議并以先所有者而奪之矣其歸而居家
雖杜門謝客然猶有車馬遊從之樂有貧賤周恤之
惠若未能絕意於世者蓋遊從之樂所以尊君上之
賜周恤之惠所以修君上之恩外此則非所知焉不
敢有恤典文誄之請者蓋無實德而尚虛名此予平

日所深恥者今若是使予昭昭累士夫之餘議冥冥爲地下之媿晛矣尚幸有不死可持之以見先祖考於九泉者自揣平生無大過尤此心無少負焉耳其銘曰嗚呼野亭胡爲而生胡爲而仕胡爲而歸胡爲而死蓋其生也窮天地之委和其仕也濫皇明之介祉考諸己考諸人則歸有餘裕麥者還濫者收則死獲所止嗚呼世有爲野亭嗟者曰如斯如斯後有爲野亭嗟者曰乃爾乃爾余披誦再三不覺清風襲人蓋其於大臣進退之義可謂極明潔矣考其進階是丁卯九月正晦庵與木齋去國之日也是時璫之惡

逆方熾不閗野亭有所論列或者新至政府事權尚不在我耶然九月大拜十月即以病老乞休章凡七八上　上以春宮講讀恩溫言勉留甫一年餘至巳巳春而瑾敗辛未春公求去益力遂得請而歸時野亭年方六十非懸車之辰想亦但以其志不得行故決於去耳夫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即聖人所稱綽綽有餘裕者蓋不過此則野亭者豈特近代所無蓋加於古人一等矣

鄒東郭爲野亭序摘稿云正德辛未公試南省受知於野亭劉公逾月公賜勑掃先塋亟趨以別公握手

語曰吾歸不復來矣予國器也善自愛寧直無婣寧介無通寧恬無競只此三言可以觀野亭矣

野亭歸鄉不見客或勸之荅曰謏詞巧說不慣習學卑禮諂態不曾操演知者謂為麄鄙不知者且以為簡傲東郭云郎公骯髒於山林其能脂韋於朝著耶

魏莊渠與聞靜中書云校昔官南都司直劉公寔為吏部端居簡出惓惓於察別人才循時世道方傾危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敢為非隱然為一時之重吾兄清德重望與劉公同素著秤亭人物雖然校不惟欲兄為衡鑑吏欲兄為大匠令世人

才衰微須大振作之汲引之挽回世道庶幾在此

贈太傅諡文康梁公儲傳　　霍韜

公立朝四十年多自掩蔽無所誇其功故人不得知聞謗不辯謗言日積居之恬然施德於人不責報人賴公德以自庇覆反操戈向公公亦不較海內後進不面公徒聞謗公云云亦相附和毀公故世罕知公者正德間　秦王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內交嬖臣江彬朱寧宦者張銳皆有賂爲之斷　武皇帝詔與之兵曹臣奏曰　祖皇帝有令禁茲土不得畀藩封武皇帝曰與之兵科臣執奏曰茲土遂畀秦藩悖祖皇帝制　武皇帝曰業已與之六科十三道諫

臣各執奏曰秦王請益封壤不可聽許　武皇帝曰
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大學士楊公當草制念曰若遂
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　帝怒辱
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公曰
如皆引疾孰與事　君武皇帝震怒內臣督促草制
公承命草上制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
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
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
念親親其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謙毋收聚奸人毋
多蓄士馬毋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

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愼之毋忽　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慮其勿與回天之力決於數詞然公未嘗自以爲功也正德己卯　武皇帝躬巡邊羣臣諫曰　萬乘不宜輕出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巡邊云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勑大學士楊廷和引疾不草勑大學士蔣冕亦引疾　武皇帝御左順門召大學士梁儲面促草勑儲奏曰勑不敢草　帝曰何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不可草　帝曰何不可對曰　陛下爲君乃自貶而臣臣草勑是臣名君故不可　帝震怒手劍立曰不草勑斬此劍儲免冠

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　陛下
猶憫臣若遂草勑他日　陛下覺而怒曰臣儲無禮
以臣名君顯戮臣臣罪死不可赦　武皇帝察其誠
款擲劍起不促草勑君子曰儲固誠能悟主然　帝
之仁明殆亦不可誣也已己卯宸濠反　武皇帝議
親師羣臣諍曰不可大學士楊廷和梁儲蔣冕亦曰
不可　武皇帝曰朕親視師廷和儲冕議居從曰如皆
從　蹕孰與守如皆守孰與圖　上之危艱乃議楊
公居守曰社稷是保梁公蔣公從是時也三公蓋聯
股肱而共成一人之身矣　武皇帝視師南都議幸

蘇浙荆豫云又議南都郊大學士儲晃奏曰南都郊

仁祖皇帝配　天北都郊　太祖皇帝　太宗皇

帝配　天若遂南都郊配位不知所　裁定　武皇

帝乃不郊又將南幸儲晃手奏　行在門外請毋南

幸自卯至酉汗浹背　武皇帝遣內臣諭起對曰臣

未奉　俞旨不敢起　武皇帝乃俞曰不南幸儲晃

乃起君子曰江南不擾二公之力也宸濠未反時多

內交士大夫凡所餽皆有記籍濠誅後閱餽籍惟厚齋

梁公晉溪王公無受餽世人猶多指此疵二公皆不

察之過也厚齋自入仕至歸老負郭不增寸土廣郡

沈同知尚經曰順德南海番禺保厚翁田無百畝所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不食之土耳平日於人之餽未嘗却隨計其直酬之歸老日家無餘財嘗見一匠人何云公歸閒日議建祠妥祀其先計工匠之直曰需八金匠何六往曰未有以給也蓋少需尋不能償給祠竟不克建公在位日乃王御史溱請典刑公田給事中賦請沒公之貲代天下輸租之半劉瑾矯詔抄公之家公在南京報聞皆不動也　上御極言官聯疏劾公假宸濠衛兵故縱反者請置詔獄正其罪公不辯惟曰余只致仕去已勿論宸濠衛兵事由

也劾者猶不已久之知與宸濠衛兵非公也實石齋
楊公當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也舊例凡閣下當
制擬旨人親署銜著筆跡故不得誣移之他公惟引
罪連三疏乞致其仕無片言自辯公去位後大臣被
劾無不辯者然後知公之大

梁文康公傳　　黃佐

梁儲字叔厚順德人生有異質自幼穎異不凡篤於
孝友父祖順奇之弱冠博學能文成化戊戌禮闈第
一人廷對第四人入翰林為庶吉士授編修尋兼司
經局校書侍　孝廟東宮講讀多所啟沃丁未充會

試同考官尋丁內外艱服闋纂修實錄成進司經局
洗馬壬子主考順天鄉試丙辰侍　武宗東宮講讀
戊午主試應天是歲冬冊封安南國王充正使禮成
亟返饋遺無所顧持大體不與陪臣倡和還以考滿
進翰林院學士辛酉主試順天壬戌奉詔教庶吉士
與修大明會典成陞少詹事兼學士遷吏部右侍郎
奉　命充正使冊封肅藩正德改元遷左侍郎未幾
進本部尚書兼學士專管誥勑纂修　孝宗實錄命
為副總裁戊辰主會試逆瑾　弄權惡其不附已指摘
會典訛謬降本部右侍郎實錄成復尚書兼職如故

瑾猶憾儲不已欲中以危禍而無繇傳旨改南京吏部實阨其進也瑾敗庚午召復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密既至進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時兵部尚書彭澤討賊有功反得罪儲力辯其誣權奸併惡之儲曰有功不錄而復得罪非社稷之福也苟得自邊恤其他後澤止免官時論韙之壬申冬四方益平加恩宰輔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辭恩廕至再三乃受甲戌再主會試凡六司文衡考六載滿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時大學士楊廷和守制不出儲力薦起既至避廷和

居巳上士諭多之戊寅夏奉安　孝貞皇太后梓宮於茂陵損益禮儀可爲後法　武宗欲幸宣府廷和暨同官蔣冕皆在告乃與大學士毛紀哭諫於左順門不能止既而紀亦在告儲獨廷爭累日不得命陝西親藩有請良田爲牧地內批如其請適儲獨當制草報書曰此　高皇帝所以防微[illegible]全宗室者王欲之朕何愛焉王其益謹侯度罔俾孽牙其間則朕亦何濫恩之有書進輒報罷近倖江彬用事欲請立所厚江西逵藩爲儲貳府部大臣會議於內閣儲正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若一有他吾誰

伏鑕矣衆皆竦然其議遂寢已卯以一品滿九載進
階光祿大夫左柱國加特進兼支大學士俸仍賜讌
禮部給誥命江西兵變　上親征儲偕大學士楊廷
和力請遣將不聽　上遂自稱威武大將軍廷和乃
稱病在告　上欲以幸臣朱泰爲威武副將軍儲方
讌客命使臨門召儲草勅旣見　上不肯奉命　上
按劍强之至再惟免冠叩頭哭泣　上擲劍於地不
懌而罷儲出仍讌客盡歡客問之一無所言俄廷和
告疾儲與大學士蔣冕扈從將行欲取行璽廷和不
可儲卽止與冕中途七請迴鑾不聽　上欲於南都

舊壇大祀天地連疏謂南北配位不同典章不可紊且天子主鬯廢北而南神必不歆乃弗果郊駐蹕南都日久有遊吳適楚之念畿內郡縣供億繁難儲自執章奏跪泣行宮西階中使傳諭者再　堅不起自未自酉得　旨乃起於是北歸時裹河丁大數十萬候於次饑餓疫病死者枕籍儲令有司散遺之民得蘇息不及於亂在途三疏自劾求退不報抵京未幾與羣公受遺　詔定策迎　今上入繼大統與尚書毛澄等往迓于興邸廷和忌儲陰使其黨論之既而屢疏乞骸情懇切　上留之至再乃可其奏命有司

月給米六石歲撥輿皂八名道官護送乘傳還鄉蓋
異數也降勑襃之有曰張九齡之忠蓋而不究其用
崔與之之風槩而不久於朝以卿觀之可謂兼美既
歸上疏稱謝與親舊詩酒徜徉所居蕭然如韋布士
不事家產以遺子孫初號厚齋鄉人咸以　稱之
晚更號鬱洲　上念定策扈迎之功未錄廕子世襲
錦衣衛指揮上疏辭免乃進其子中書舍人　甫尚
寶司丞儲疏陳謝且謂將有言以裨聖政　溫旨慰
問勉其盡言儲敦重慎默平生和氣謙德雅量大度
不矜功不伐善堅忍不言人過失輕財周急不可殫

述人無賢愚披容接者輒治具款歡莫不感悅立朝四十餘年議論每持忠厚若不出口且不爲矯亢故羣邪用事從容其間若履坦途蔣冕方在庶僚則延譽官府力拔爲輔御史西安張璉論列詆毀人不能堪而儲引慝往謝注意薦揚竟至太用璉終身感之卒年七十有七時楊一淸在內閣綠本 聖諭命撰勅召用而訃音至矣 上聞嗟悼輟視朝一日諭祭九壇贈太師謚文康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費

宏　　實錄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嘉靖十四年十月卒詔贈太保謚文憲祭葬遣官護其喪歸宏江西鉛山人成化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弘治中改左贊善事　毅皇帝於東宮已陞右諭德兼侍講正德初以舊學進太常少卿兼侍讀充日講官歷禮部左右侍郎至尚書皆直講如故尋入內閣與李東陽楊廷和等輔政時四方羣盜充斥以次削平詔録輔臣功官其子仍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寧濠請復護衛侍錢寧為內援賂遺狼
籍宏策其必叛執勿與寧深憾以計傾之宏去正
上即位手詔召宏進少保入閣修明戴功加伯爵廕
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宏懇疏辭免時水旱相仍宏
條陳救荒十事 上加納又蠲逋稅減太僕馬十五
以輕齋之羨餘漕卒議安大同叛卒皆宏謀也 武
廟實錄成進少師兼太子太師 上嘗製詠及四景
詩屬宏和 上自序其端名曰詠春同德錄題其銜
為內閣掌參機政輔導首臣其見任如此丙戌 獻
皇帝實錄成進華蓋殿大學士食正一品俸賜御製

詩一章丁亥以疾求去疏再上賜馳驛歸及大學士張孚敬去位　上思用舊臣手勑起宏於家宏至見便殿　上親勞之賜銀圖書一文曰舊輔元臣時時燕見密議奏對皆稱旨無何遂卒　上爲輟朝卹典之厚諸大臣莫得比焉宏恭愼謙抑明習國家故事能持重得大體故三入政府以功名始終云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憲費公宏行狀

江汝璧

公姓費氏宏名子充字也癸卯年甫冠領鄉薦甲辰

試春官不利卒業北雍時丘文莊公爲祭酒補菴費
公爲司業皆甚重公公益肆力於學居常茹澹服澣
節縮經費爲購書資蓋自六籍子史與不夯通而釣
擷其芳儁爲一家言用是月季試每擢首列丁未舉
進士爲廷試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初公之上春官
也世父公瑄方以都水主事出治呂梁貽之書曰汝
脫下第毋南歸宜入北監讀書丙午還公訊之曰伯
父何以逆知宏之弗第而必令入北監耶復菴笑曰
此爾遠到之兆也蓋吾嘗夢汝入監領班鐵皺乃彭
文憲公故物也文憲嘗遊北監中狀元矣汝第勉之

至是果然人咸異之是歲五月恭上太皇太后徽號
推恩羣臣父母一時並荷恩數八月　憲廟上賓預
修實錄丘文莊公少宰楊文懿公爲副總裁甚推重
公加委任焉庚戌同考禮部試少師徐文靖公宗伯
汪公爲主考程文多屬稿焉而得人尤盛丙辰廷試
充執事官是年　皇太子出學青宮改左春坊左贊
善己未春聞余安人喪守制南歸明年父又卒癸亥
服闋將起復會有旨召修通鑑纂要給驛北上乙丑
九載考績陞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五月　武廟嗣
服擢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以覃恩得推贈父

如其官母進爲恭人丙寅預修　孝廟實錄且爲經筵日講官丁卯擢禮部右侍郎巳巳進左侍郎又以特旨得贈祖父如其官階通議大夫祖妣妣俱贈淑人時逆瑾竊柄凌轢公卿莫敢吐氣公獨骯髒不爲意會瑾敗得無他瑾既敗諸所變更者公悉心釐正以遵成法惟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鄉試解額稍增於舊瑾意也議者欲即裁損如舊公謂求賢國家盛典且開科期迫請令科姑聽俟後復舊　上可之時服公之公且恕云九月以逆藩寘鐇平錄諸公卿贊畫功受白金文綺之賜十月陞禮部尚書十二月恭上

慈聖康壽太皇太后慈壽皇太后徽號賜白金文綺
又以覃恩得加贈祖考如其官階資政大夫祖妣妣
皆夫人辛未正月賜麒麟衣一襲二月會試天下士
公知貢舉試院諸需舊皆取之順天府宛大二縣裁
數百金而民不堪用且不給公議以各省鄉試用度
皆有羨餘請俱令解部轉貯順天府庫而取用之遂
加舊額三之二諸用以足鑄印局額設大使副使各
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投考者不下數千人
請託者半之當事者每難於處分公於食糧二名之
外又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字者四人擬次第補度可

逾十數年由是投考及請託者皆絕二事俱著爲令
吏部以大臣卒贈官屬驗封司而於廕子及祭葬事
皆欲併司之奏累上公執不可竟如舊魯府鄒平王
當襲爵爲庶兄奪且數年矣既而來奏辯公據倫序
請宜改正事下廷臣議皆如公言上從之十二月內
閣員缺奉旨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供事公疏辭不
允乃與文莊李公石齋楊公厚齋梁公同心共事實
一時之盛焉四川江西河南山東羣盜延蔓命將出
師指授方畧內閣諸公之功居多壬申冬羣盜寢平
上論功各賜厚賚又廕子一人爲錦衣千戶公等三

疏辭特改授六品文階又三疏辭乃加公太子太保
武英殿大學士甲戌正月賜蟒衣一襲二月進戶部
尚書兼秩如故先是江西盜甫衍而復叛遣總兵李
鋐率邊兵往討之未幾鋐以病死本兵議遣劉暉往
代鋐暉皆良將先嘗平河北諸盜者也與暉同爲者
某則以萬金路錢甯求行甯陰諷中使偪公票擬公
執不可竟用暉甯因銜公既而甯當得請贈三代欲
假此交懽乃具百金飲器二遣所親餽公公拒之甯
益慚恚及何宸濠來請護衛賂甯鉅萬金爲内援
且遍結納諸當路獨憚公不敢近越數日疏下内閣

孫言寧濠不當復護衛

内侍問所以處分者公因極言濠跋扈不臣將借護衛以爲羽翼耳不與之便明日下兵部看詳又明日本兵某遇公於闕下問所以覆奏者公曰其護衛曾兩革之矣今可復與乎某曰第恐不能不與也公艴然而入曰公自任之既而竟與之時濠使在京知公沮濠而錢寧恨公發其奸思有以撼公乃遣偵卒日夕伺公門冀甘心焉經月竟無可指摘會同列有嫉公而思竊其位者乃陰助寧一日忽傳旨詰責公公引咎力請休退遂有旨令公致仕而從弟翰林編修寀亦罷職五月南歸舟至淸源濠黨又陰遣人於舟

中縱火行李皆爲煨燼寧嘗使人尾公舟窺公至是見舟焚而無餘貲遂以是復與寧乃巳比抵家杜門謝客足跡不履城府惟築樓一區顏曰至樂日課諸子讀書其中宸濠雖憾公然以公人望思得見公乃使所親諷公公屹不爲動濠憾愈深丙子會羣從有與鄉人爲仇赴愬會城濠知之招仇家入助以貲令掊摭瑣屑事入奏且厚賂公欲以聳動上意或重得罪以快其意奏入祇加例下都察院時大司馬幸菴彭公方掌院事洞燭其奸既駁之且欲加罪焉濠知計不行丁丑春乃嗾羣兇嘯聚奸細以洩忿於公室

廬積聚焚掠殆盡又復毀其先墓慘不可言公恐與羣從避處縣城濠復嗾羣兇攻城掠公兄若弟各一人以往兄竟死自是羣兇知法不容逭而勢且不可解遂用猖獗時贈禮部尚書孫忠節公方巡撫江西乃疏上請兵擒捕下兵部看詳得旨如請戊寅春孫公乃令藩臬簡師率兵臨之得渠首二人并其黨數十人公乃有寧宇然濠勢日益熾吏於茲土者皆畏濠莫敢違公矣己卯六月濠因朝會殺孫公燧及副使許公逵遂擅兵反陷遣數十騎趣信圖公遁進賢爲今中丞劉公源清所斬而濠方一意向北無暇東顧

遂無他或勸公避之者公弗爲動且誅與弟宗起義兵勤王會陽明王公方以羽檄徵兵列郡信守周朝佐鉛令杜民表等率兵往公皆爲之贊畫方畧且遣人間道致書王公議兵事濠平王公欲以公功聞公力辭焉侍御謝君源伍君希儒方論陽明公紀功乃竟奏曰大學士費宏編修宋當護衛之再請也言明沮已懷先事之憂及逆謀之既成也間道獻策又急勤王之義既而巡按濮石唐公給事中祝君續齊君之鑾易君贊御史章君綸衍君欽皆連爲公事下吏部題覆時 武廟南巡未及處分逾年而 上入

繼大統甫旬日即降勑起公而策亦召用時辛巳四月也公具疏辭溫旨褒荅有卿輔導 先帝累効忠謀遺讒去官與論推重新政之初特茲召用等語尋復遣行人趙輿再捧勑速公行公乃促裝以十月末旬抵京 上慰勞再三賜以酒饌勑加少保照舊入閣供事公疏辭新秩不允越月賜蟒衣一襲玉帶一束又以贊書平逆濠功加厚賚前所得誥命之燬於火者皆賜重給且有溫旨褒答焉壬午春 上視太學謁見先師孔子侍行親耕耤田在九推之列三月以恭上四宮徽號恩賚增及三代又以登極時戡功

加恩内閣諸公皆佰爵公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使
累疏具辭得旨改爲正千戶又辭又得旨改廕從七
品文職一人然公終謝不敢受五月以知經筵事又
賜玉帶襲衣癸未四月一品滿三載又荷寶鏹羊酒
之賜是歲淮揚大水山東河南旱且蝗公條上救荒
數十事　上亮納俾所司施行戶部以各省逋賦甚
多請自弘治元年以後逋者具如數徵之公言歲遠
人亡自難卒辦擬自正德元年始太僕馬匹頗寄其
寄養於畿郡列縣者大爲民累而又不足以供武備
諸道之馬歲賦者如故公因兵部之請擬自今歲解

馬及價各十之五自是馬不缺而積有餘漕運輕齎銀餘者舊皆貯京通二倉公議以外衛軍士終歲勤動竭力以供京軍今腳價有餘自宜分給諸卒以蘇其困皆從之甲申五月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時大禮未定　上心未安而諸公相繼去位公亦有去志矣第以受國厚恩未忍遽去諸凡委曲調護上心漸安縉紳倚之無恐而大禮亦徐以定七月獻皇帝神主至自安陸奉命同惠安伯張公偉駙馬都尉鄔公景和往迎以定與八月大同卒叛殺祭將賈鑑巡撫都御史張文錦勢頗洶洶議者欲遣將出

變 同叛 亦

師大舉以討之公曰變出於激不叛者固多也討之
勝則玉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抗命損威傷重寔多
矣莫若徐圖之議先遣兵部侍郎李昆往撫諭以觀
其變而以都御史蔡天祐往巡撫命都督桂勇鎮守
其地代還甚總兵官江桓遂以其事責之有成算矣
顧在廷之議紛紛不一　上乃遣戶部侍郎胡瓚提
督京邊官軍數千駐宣府傳諭天祐勇令取首惡一
時搶殘畧盡而瓚欲藉振軍威又能檄欲有事大同
鎮城城中卒甚恐又協衆圍勇將殺之勇之童僕死
者數十人賴故將某建勇至其家獲免衆因領命某

爲師衆議不可公曰莫若姑聽之而因責其擒賊及
命下某果感奮擒斬勇者幾百人誅之鎮城以安乙
酉郊祀賜大紅蟒衣一襲　世廟規制公之規畫爲
多　武廟實錄成進少師兼太子太師餘秩如故賜
白金八十兩文綺六表裏羅衣一襲鞍馬一匹副賜
宴禮部時弟寀從子懋中皆翰林編修預史事寀進
左賛善懋中進修撰賜衣及宴如之金帛有差蓋一
家一時之盛云丙戌二月六年考滿有羊酒寶鈔之
賜　上以御製詠春詩及四景律詩命公等恭和賜
紵白玉帶一束大紅蟒衣一襲白金五十兩自是日

有　聖製皆命公和之六月十二日賜　御製七言
古詩一章是日大雨　上御平臺召對命自左順門
度文樓歷中左門而入時以爲榮．獻皇帝實錄成
加正一品俸兼華蓋殿大學士白金文綺襲衣鞍馬
之賜皆如前是月又賜　御製律詩一章七月　御
製敬一箴成頒賜諸大臣又賜　獻皇帝御書大字
四幅是年累以疾辭不允溫旨敦答丁亥二月疾再
作辭益力　上察公志決去遂允之令馳驛以還時
公子燃賢已發進士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因疏乞
歸侍養疾　上并允之且令撫按月照其作養恩至渥

也旣而懋賢家居數年則又促之行曰吾受國厚恩莫能報稱未究之志其在汝哉瀕行勉以忠孝自勵居常焚香祝天以早生 皇嗣爲願癸巳八月 皇嗣生公聞之喜躍不自勝馳疏入賀荷 溫旨褒答鄉嘗大旱里人禱雨無驗公虔誠具疏輒得雨加澍人皆異之乙未四月忽有旨起用且遣行人王猷芝捧敕促公行時方海暑或謂行宜稍俟涼爽或謂宜先具辭公曰吾名位已極年且衰邁豈志於進取者哉顧君命召不俟駕乃聖人之訓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實古大臣事也吾豈務遜謙之虛名忘事君之

大義哉遂於六月朔日冒暑以行至中途具疏謝恩
溫旨褒答有卿可乘煖早來朕佇俟卿見等語七月
二十日至京未及陛見翼日即荷御制咨訪政事遣
中使勞問賜以上尊珍饌恩數逾前時宋采方為南
祭酒適北貢缺 上欲用宋諭吏部推舉成命已下
矣有相知者謂公初入朝而宋即北調恐涉於引用
親黨之嫌公深然之即上辭疏 上亮公之誠宋不
調既逾時竟擢南京禮部右侍郎八月二日既陛見
入閣供職午後召見文華殿右室賜銀圖書一文曰
舊輔元臣又白金五十兩大紅織金麒麟紗衣一襲

且諭之若曰別卿久矣喜再見卿卿猶康健凡百宜盡心輔導以稱朕懐公稽首謝自是日承顧問御書稠疊且數命代祀先師孔子帝社帝稷及時享奉主廟廷又嘗賜遊西苑遍歷新構諸別殿每至一所必駐輦顧問天顏和粹溫旨綢繆拳拳於大臣之進退朝政之得失皆天下大計也抵暮始出且有酒飯之賜公感激知遇矢竭報稱又得少保彦庵李公協心匡弼引用耆俊光復化成一時忻忻想望泰平第以累月積勞肺疾復作然猶力疾視事不少怠十月十九日以陪祀歸一夕奄逝彦庵公及少保桂洲夏公

聞之奔哭盡京如失手足諸大夫士莫不悲愴倍常

訃聞　上用震悼命禮部議卹典云公生於成化戊子二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有八娶濮氏贈恰林縣修太平濮公集之女有賢行先公三十年卒累贈一品夫人繼娶孫氏南京吏部尚書德興清簡公之女累封一品夫人側室李氏男二長坤懋賢出南京文選主事改北職方濮出次懋良李氏出公性孝友少以宦游未得侍二親養為歉及得告侍養累年不忍別五峯公强之行乃遂謀迎養京邸五峯公以身為家督未果行無何余夫人且卒公南奔逾年而五峯

公又卒公以祿不逮養自是生辰忌日輒倍悲痛如初臮然與弟完處怡怡然可風完幼學于公及登正德癸酉鄉薦公躍然喜曰吾二親亦含笑於地下矣既而春試累不第公每憂之且慮其年及乃勸之就一官今授判順天而公亦尋以召至聚處朋桂帷及公卒完悲哀幾絕人以為二難凡同考禮闈者二主應天鄉試者一廷試讀卷者四門生半海內一經指授率有時名尤精識鑒凡所稱許可遠到者後輒如公言弘治間公再入朝序巷方在翰林公一見奇之曰予公輔器也他日且當與某共政及今果然人

咸服之公雅尚儉約自入仕來食無兼味衣自命服
外紈綺罕御然於施仁樂義事則豁然爲之不少靳
先代諸墓舊以族人分掌而遞主之間有貧莫克舉
者公慨然出田輸其入每歲合族而祭以其餘贍族
之貧者遂著爲家規世殖農然歲歉即減租或有逋
負即焚其券不復問幼出補巷公之門公之子及諸
孫皆貧不能立每過其家厚卹之嘗至濟寧見有旅
櫬在舟遭覆溺者厚賚之以俾其歸即公之細若此
則公之陰澤天下者又可想見其大也少喜績文晚
乃謝却惟齋居養靜以親元化所著第有惝漫錄若

千卷藏於家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贈太傅文僖靳公貴墓志銘　王鏊

正德庚辰八月七日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靳公卒未葬　武宗南巡還師過江幸其第臨其喪撫柩嗟悼者久之　今上入繼大統訃聞爲輟朝一日諭祭者九贈太傅謚文僖遣進士朱紈治葬事其子懋仁卜以嘉靖元年二月二十五日葬公於其邑長山之原某於公爲寮友又姻家也知公爲深故爲之銘公諱貴字充道靳之先世家廬州元季避亂徙鎮江之丹陽曾祖諱某祖諱榮不仕考諱瑜溫

州府經歷有遺愛在温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妣姜祖妣吳妣范皆贈一品夫人始温州年踰五十無子范夫人憂之陰爲置媵於側室温州見之驚曰是何爲者吾老矣何可復累人亟遣歸其家餓而范夫人就館以天順甲申十二月二十日生公於温州之官舍少長穎悟捷出時廣東副憲丁玉夫號深理學公從之游又從今致仕少傅楊公游其學益邃以博弘治己酉舉應天鄉試第一庚戌會試第二廷試第一甲第三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弘治丙辰　皇太子將出閣

講學詔選正人以端國本其選侍慎翰林舊學多不
預戶部尚書佀公以公名上遂兼司經局校書未數
日也宮僚環侍　皇太子獨指公問左右曰非靳先
生耶固已目屬之　孝廟幸講所尤加獎異有文綺
玳帶之賜又進春坊中允會典成進春坊左諭德翰
林院侍講公每侍講進敫奏雍容儀觀修偉　武宗
登極公以舊學進太常寺少卿翰林院侍講充日講
是歲范夫人卒京邸給驛歸治葬服闋還職尋掌翰
林院事進禮部侍郎時逆瑾盜政常因事諷公密書
京官殿最以進公不從銜之時翰林多外遷公亦左

遂爲光祿卿已乃復舊改吏部又進兼翰林院學士
管誥勅掌詹事府事仍充日講官又進禮部尚書兼
成遂進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已又進太子太保
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公在內閣屬時多事居常
色憂不滿容與少傅楊公等同心輔政時　上講武
禁中視朝稀晚相與上言謹視朝之節以示勤政嚴
宮闈之禁以備不虞儲嗣未定海內寒心中外無敢
言者又相與勸上擇宗藩之近且賢者置之京師以
係海內人心俟皇子誕育仍歸藩邸皆人所難言者
丁丑　上以郊祀畢將蒐田南海子公時臥病郎上

疏言方今國本未定中外危疑饑饉荐臻四方多儆
鑾輿豈可輕動遂乞告　詔遣御醫視疾中使存
問又上疏乞致仕不許時禮部以會試請考試官
詔以屬公公曰吾儕所以報國者在此力疾以往事
竣復三上疏乞去　上以公忠勤體國方切倚毗屢
詔慰留公詞益切乃許之賜勅給驛以歸有司月
給祿米輿皂且蔭子懋仁爲中書舍人公雖得謝而
憂世之心不釋居常邑邑不解頹人莫測其所以越
二年疽發背卒壽五十有七有翰林時同考會試主
考順天鄉試者一考會試者再授庶吉士者再進讀

為多西夏賊平賜賀功碑一尋又賜麒麟斗牛服玉帶罪人家屬蟒衣三襲及歸又賜襲衣白金楮幣公豈夷溫粹可望而親平居端默臨事則侃侃無所避為文根極理要病世之學者多趨華靡教人必先經學嘗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宋廷相傳心法也嘗典試崇雅黜浮力變士習家居斥去綺侈

作師儉堂

麗之物作師儉堂以示子孫事親色養無違居喪致毀而動遵儀禮自袒括至祥禫皆有儀注以為後式晚以故第遜其族兄作室城南建祠堂於正寢之東置祭田祭器作惇叙堂以合族革去近世焚楮之弊

其好古力行如此夫人某氏故雲南左布政使某之
女繼夫人夏氏金氏子男一郎懋仁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襄楊公一清行狀

謝純

楊公一清字應寧號邃菴先世雲南安寧州州有石淙渡公凡撰述題識皆以石淙繫之故時人稱爲石淙先生父諱景中永樂癸卯鄉試初判霸州改澧州遷廣東化州同知景泰甲戌十二月六日生公於化州天順庚辰父致仕攜公便道訪前母劉氏家於巴陵公甫八九歲穎悟絕倫經書一覽不忘文義一經指授即能成章時岳州同知胡公昇大奇之薦於湖

藩當道遂以奇童薦入翰林讀中秘書　宣廟命內
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公年十四中順天鄉試
時已抗顏為人師有文中子之風壬辰登進士癸巳
以父艱解官訪姊氏於丹徒會公前室殷氏繼卒貧
寠不任遠歸乃葬丹徒因家焉初授中書舍人職務
清簡橫經授徒從者日益衆以其教魁天下魁兩京
諸省登顯位者百餘人詳見於同門題名集成化乙
巳公年已壯未有子奉母命請於朝歸雲南會宗族
以堂兄積次子紹芳為家嗣楊氏為魚江人自此始
出為山西提學僉事力祛宿弊學政肅清丁母張夫

人夔服闋改陝西提學副使創建正學書院拔各學
俊秀會業於中親爲督教其大規先德行而後文藝
故院中士連魁天下爲狀元者二人其以學行功業
著聞者甚多具見於正學書院志及關西政教集入
爲太常少卿遷南京太常卿用薦陞左副都御史督
理陝西茶馬親歷邊荒洗求利弊條陳機宜累十餘
疏詔皆擬行茶利大興而馬大蕃盛三邊仰給詳具
御史陳講所著馬政志中會虜賊大舉司馬劉大夏
奏謂楊一清在彼名才好問有謀善斷請勅改爲巡
撫兼經畧邊務勅下公即率精兵阻剿上疏具陳邊

事劾罷總兵武安侯及守備不職者數人請釋繫事守備楊宏使自効裁抑鎮守太監支應歲省數千兩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一帶以捍靖虜虜遂不敢渡河乙丑冬虜數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遠近危疑公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議方略衆遮道不可參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公曰以身徇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竟去賊圍各馬營見原選新兵軍容甚整賊駭之又聞公且至乃移侵隆德夜薄城下公先是已聚城中人褁鎧乘城連發火炮響應如數萬人酋長疑我大兵至遂挈衆北走

公發平凉將道無行人關中震恐衆訥與郭子儀單
騎見虜相類正德改元朝廷以邊患方熾兵權太分
命公總制全陝三邊軍馬仍兼督馬政公以寧夏花
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由以入公率官屬沿邊巡視虜
方略上疏極陳戰守之策脩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
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葺飭韋州以遏
外侵又謂河套卽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自是無寇歲省億萬上可其奏公以三月興工築邊
牆刻期奏績時劉瑾嫉公公遂乞休工亦罷僅築四
十餘里至今屹然巨障後瑾羅織公被逮得致仕慶

藩寘鐇叛起公復爲總制寘鐇既就擒仍留公爲總制瑾素憾公以事變不得已起用既平頗悔之乃矯詔改公專在寧夏撫馭實陰奪總制之權亡何瑾逆發伏誅衆但知瑾之誅爲張永所發不知永先受筭於公以遂成之耳其一切興革計處事宜具見於西征日錄中徵爲戶部尚書改吏部黜陟佑正起廢拔幽國是復定江西盜久未平公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宜委用責成山東盜日熾公條陳戰守撫馭賞罰機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渠魁劉七屯兵近畿要朝廷宥罪廷議將從之公獨執不可中原百姓敢稱兵扇

其罪在不赦宜易將增兵殄滅乃已七年羣盜平太監谷大用陸誾欲累功加陞所經部從進封伯爵公疏謂三等之爵必開疆拓土削平僭亂始得之今以赤子弄兵調發官軍合諸將之力久乃成功遽加封爵非美事也不報御史孟洋劾大學士梁儲靳貴御史張楧忤太監梁裕劉天和王廷相忤太監廖堂御史成文劾都御史張翼僉事趙鹿名許成文並逮繫獄公皆爲奏釋給事中王昂摭拾選法數事籤明以言事激切忤中貴上　震怒公各爲建章力救乾清宮災公自劾罷黜會部求直言公上疏謂祖宗之時

昧爽視朝今累數月而一朝或日昃而始出四時廟享必親蒞祀事今但開遣官行禮朝退深居禁中夜宿殿今出無定期止無常所至於佛氏本異端番僧又非類今皆置之左右沿邊宿兵本爲禦戎擊兵內討暫出權宜今調邊伍以輪操視禁旅爲無用皆於成法有干疏入　上遣官慰留乙亥閏四月詔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辦事因辭不允　上時多微行公奏曰聖駕出宮經宿乃返文武羣臣皆不與知塵埃中萬一奸盜竊發柰何疏入　上大驚遣官譯諭公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自劾曰近日

紀綱縱弛風俗傾頹用舍違宜宫府異體官務空虛
浮費冗食不能革民力困敝微求病民不能除賞功
太濫刑罰失中讒言可以惑聖聰匹夫得以搖國是
禁廷雜介胄之夫京師無藩翰之託一切弊政大異
往年是宜地震天鳴日食星變旱乾水溢報無虛月
天心譴告固以昭然政事差忒未聞修改臣職在論
思參陪密勿沃心造膝調護莫施承德弼違難免扞
格有所論說既多不行有所擬議或從中改九卿執
奏不能贊其從言官納忠不能必其用正類擯斥不
能救邪說橫行不能止冒輔導虛名無斡旋實效去

年內閣缺人謀蒙起裕簡用然言無所采力無所施徒使違心度時靦顏在位將安用之伏乞早賜罷歸又不允越數日移疾堅臥連上四疏　上乃勅允累數百言極盡褒嘉之美月米人夫遞於常例初公論列多中近侍錢寧衛之送與優人臧賢密造不根之言嗾罷黜生員朱大用具奏矯詔下吏部上送不問而公得謝政歸矣武宗南征特幸公第宴飲賡歌兩晝夜左右有導上幸江浙者公從容諷諫不果行世宗即位論薦起公者凡二十疏部待缺起用特先遣官賚勅存問嘉靖四年正月起授兵部尚書兼都

察院左都御史提督陝西諸邊軍務命巡撫都御史
即家敦遣啟行十一月召入閣明年五月陛見復公
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師兼太子太傅御製
詩一章賜公　獻皇帝實錄成加兼太子太師謹身
殿大學士提督三邊王憲報捷謂公前年經畫有素
勑加特進左柱國兼華蓋殿大學士蔭一子錦衣衛
百戶世襲初張桂二臣恣肆著聞　上亦厭之屢降
諭戒飭言官多有論劾八月十三日給事中陸粲上
疏極陳其罪狀有浮於錢寧江彬者　上怒欲重罰
二臣又念議禮之功革桂散官致仕令張暫回家省

過十五日早　上忽降勅諭宣揚二臣罪惡於午門百官聞之動容公在家聞之亦愕然驚訝越二日桂先行次一日張乃行搢紳無一人餞於祖道惟路人有揄揶之者又一日　上問公曰璁可留乎公曰朝命方下諭示初宣未可遽變且璁妻久亡每欲歸葬莫若待其回家葬畢詔取回京則公法私情兩無損矣於是璁深慽公不爲將順請留又以陸粲之奏疑公所授方二臣行時即私謀於霍韜彭澤有齒寒之勢遂上疏毀公於朝宸聽尚未爲惑次日降旨追還璁於道公求退愈切　上屢降温旨慰留至九月初

内閣無人辦事公姑强出一二日且將與璁暴白衷
曲即引歸霍惺公出不利於巳復上疏詆公　上始
有投杼之疑矣璁回京見公偃然自負曰若吾在閣
韜敢有是言邪公笑不答再疏乞歸　上乃俞允命
馳驛去又遣中使賚賜白金五十兩蟒衣四表裏公
行日舉朝士大夫有祖於南郭門外者有祖於五里
亭十里亭者有追祖於張家灣者冠蓋塞道一時之
盛近未之有也若夫萋斐貝錦營營蒼蠅竝與群
哉初張永起廢入直適三宮皆進徽號制應製賀
上以內帑金不精命永別買金一千五百兩充用永

只因特永卦去附瑾卒為永累君子之計金人因求大拔乡白汗其名類如此

出令門下人朱繼宗買倘止得金一千四百兩以進

蒙給銀五千二百兩償其直後　上欲更製圭以內

帑玉不中度又命永別買三塊以進永暴卒其弟容

因取繼宗先所假居室繼宗欲詐爲已有遂有怨言

仇者聞之嗾令繼宗誣奏謂永嘗令買金玉賂公處

用永家人亦陳奏辯白皇上省覺下刑部問理刑部

請寶較數惟少金百兩主刑者盾公之心少沮適大

學衍義修完進呈欲行賞典當任者以先生去去公

名氏若無預焉者　上怒曰修是書實肇於楊一清

又嘗序諸後乃可獨遺乎命再補列及遣官賚賞金

帛於家又方議分祀禮紛紜不一 上彰念曰朕誤放楊一清歸矣若彼在能無決乎而其言遂洩於外仇公者懼再起公日夜合謀誣前所少金乃永家客侵尅持慶公壽又於奏詞外謂公作墓誌受金帛若干文致坐罪舊例刑部獄具必堂審付大理評之然後奏報彼徑奏報 上亦未及審遂依擬行彼又恐公論不服諷同年給事中趙廷瑞論劾乃革公官行巡按追金尋亦罷追衆謂當進辯公曰吾心無愧得失在彼吾何辯哉飲酒奕棊如故公賦性燥熱又多飲醇酒故每病熱毒至六月終疽發加泄瀉越數日

卒無一言及後事前半月嘗歎曰吾疾不起矣使是疾早發則吾得早歸林泉使是疾後發則吾得白心迹今適當蒙昧之際而是疾乃發嗟乎人將以爲口實也卒之期爲嘉靖九年八月十四日夜四鼓矣是夕寒風飀飀堂戶閉皆洞開有一卒過公之門恍惚見公與出騎從旌幟甚盛卒私念曰吾聞公病今將何之公病起耶及聞出大市又遇公如故天明方聞公歿矣於戲公身雖歿而英靈洋洋在天地間將復爲神而陰祐下民是故嶽降生甫說卒騎箕古今一道也又奚足訝哉

少師大保華蓋殿大學士吏部尚書文襄楊公

墓表　李元陽

正德初閹人劉瑾有寵於　上竊弄政柄公時總制三邊條列修邊事宜甚有端緒　朝宁翕然稱之瑾惡公不先白已內批罷公遂引疾去位瑾怒公不已又逮詔獄首相長沙李公力救得釋瑾權日益重舉息所向無敢違者六卿一言不合輒辱以待校敢有乞骸骨去者中以死禍相逆禁中從伏不敢仰視國事惟其意指危亂之幾已在旦夕時公家食日夜憂度不遑寢處五年安化王反寘夏　命太監張永討

異張 永恙 承劉 瑾

賊永奏須文臣有智謀者一人同行召公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各處軍務協同討賊謂永曰潛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柰何永曰何謂公曰寧夏事不足平非久當有捷報內變事非公無能爲也永佯若不知纔入陝界果聞仇越已擒賊永服公料事有神促膝問內變事公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不離 上一時不見渠不樂今其本幹枝葉連結已成 上傍皆其耳目安從得間入一言乎公曰此自有間可乘觀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矣言已即袖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密

永曰公班師入京見　上先進寧夏奏　上必就公問公詭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永曰即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順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不信公頓首請　上即時召瑾抄其兵器請　上登城驗之如無反狀殺奴餧狗又頓首涕哭　上必怒瑾瑾誅柄用公益矯所為呂强張承業賢公千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即行事無緩時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　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　上覽奏至瑾姪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軌遂頓足即召瑾入侍瑾不知已有別旨差永抄沒

其家矣　上命緝璫下獄時上尚未甚信及登城閱所抄兵器纒纒不絕始吐舌竟誅瑾等一時公屬士庶方能吐氣權聲震天摘瑾內而嚼者如市永乃備言於首相長沙李公同薦公才望　上益喜公公七歲能屬文聰敏絕世讀書過目成誦人欲試其心計戲取市家日曆鱗雜米鹽之數令目一過輒無遺脫故六經百氏無所不窺官制兵衛本　朝故事歷歷詳曉八歲以奇童薦入翰林爲秀才及中進士爲中書舍人結交海內名士文章日益有名從學者日衆如丹徒靳貴同在內閣大原喬宇爲冢宰皆執弟子

禮終身不衰公薨喬復自山西至丹徒持服奔喪其
師友之義何如也公爲提學謂都人曰吾於陜得三
士康海呂柟馬理也後果爲聞人弘治十五年劉忠
宣言馬政廢墜薦公陞副都御史督馬召詣闕面授
勑行明年拜理茶馬鹽馬公條上茶鹽監牧事宜及
易置馬吏奏請輒允牧事有成益闢水草善地起城
堡廬舍河湟凉固間雲錦成羣十七年虜入花馬池
寨十八年勑公經畧邊務兼巡撫陜西御虜虜素畏
公威名聞公至遁去改總制三邊兼理馬政是年陞
右都御史公上疏曰陜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宜復

修堡 固立 分任 稀遣 壁

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墻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漢土雜處傑兵連禍結内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揺誠非細故此所謂肩背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墻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修邊墻二百餘里開濬溝塹道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濟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俯踈墻旣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拆墻

而入殘破內郡虜人得志始蔑我邊墻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輙失利寧夏鎮巡屢奏乞築墻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總制尚書秦紘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墻虜至環慶地方挑空邊塹一道七百里自謂可無虜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拆墻深入紘所修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歷

宸慮勅臣經理臣閱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價倘不繼虜賊動號數萬條

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旣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旣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常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寧州一帶邊墻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曰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利害有

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効可
圖則近怨不足恤此臣區區犬馬一寸之忠也今之
河套卽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
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
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勞而後佚類如此受降
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敵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
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
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旣
脫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

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
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
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内運不
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
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
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愈於無策醜虜聞知
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
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非
敢怠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
儲糗糧明斥堠今冬虜賊若復侵犯謹當督率諸將

恭行天罰成功在天臣不敢必凡所當爲臣不敢避今首以築牆挑塹爲言宜必憎茲多口但受恩深重自當爲國遠圖今年套内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爲之日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奏伏望 聖明俯垂省覽下兵部議勅公經理二年公言臣初兼巡撫巳不能專力馬政今冒總制事益廢閣乞仍遣巡茶御史兼馬政瓊惡公公遂去兵部疏言邊務甚急修邊防虜舍一清無可代者不報乃議上文貴張綵曹元乞簡用瓊不欲修邊内批罷役銀俗大發解京由是朔方復套之議竟中止人謂瓊虜交通欲外

亂以濟巳私或然也璀誅召公入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六年改吏部尚書時中原盜起公上平賊十一策賊果平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十年入內閣加少傅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四年虜大入寇援關隴起公兵部尚書兼憲職提督陝西軍務五年五月召入內閣公首薦起餘姚謝鋁山費二公至京遂請老公亦請老不允加少師改華蓋殿　上憐公老令朝朔望公復銳意修邊及選將練兵屯田防虜　上亦喜公言武定侯勛手握重兵而驕橫公諷御史趙鎧劾勛奪勛後府及團營莫不稱快時張桂報復私怨

為時論所短八年秋公計去之霍韜曰議大禮者吾輩三四人張桂去且及我上疏列公二十四罪 上立召永嘉還内閣俄朱繼宗獄起坐公受張容金錢名請求誌又擬與容指揮世錦衣 上知公不問永嘉諷言官劾削籍明年公卒孫元援詔請得復公官公生而隱宫無嗣學博才雄慧綜濟務斡旋事勢調停機宜人所不及尤曉暢邊事熟諳軍旅總制歲久得士卒懽虜聞公至相謂曰公已回矣今云復來將無偽傳公召虜人來果見非偽又相率遁去其威信之著自有國以來未之前聞也羽檄旁午頃刻應上

十餘疏列書吏十餘人各執筆聽受甲乙爲次口拈輒書一疏成則諸疏皆成文事各殊略無錯亂古今才敏如公者百代不一二數也好汲引人一時才俊無問識不識皆使之通達人或訾已顧薦揚之任吏部時給事中王昻劾吏部謫官公疏救在內閣時御史孟洋劾內閣謫官公疏救陝西雲南鎮守太監誣奏巡按御史張瑛劉天和王廷相逮下獄公又一一疏救其存心行已光明俊偉類如此處羣小橫流之中而有陰扶善類之意當大權倒置之際而有密制兇逆之謀堂堂乎大臣哉

維風編云羅文恭述楊文襄一清爲相時有人餽美珠一斗者公直受之副諸邊將謁請留侍左右詢邊事公隨出所受珠分勞之投之地頃刻立盡門生有以貧歸者發橐助給率數十百金以爲常蓋以天下財爲天下用而不爲私蓄即比於一介不取可也近楊太宰述徐文貞　爲相時亦常捐千金爲邊將紓禍意亦若此昔寇萊公出入將相終身不蓄財產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則命補葺自入官所得俸祿賞賜金帛惟務施與史所謂內儉外奢如此古人肩鉅任重志在國家者大都然耶

余嘗尚論楊文簡躬清儉郭令公減聲妓評唐之相業者未可以是為低昂韓魏公有玉盞司馬溫公無茶具評宋之相業者未可以是較優劣視其所存所樹何如耳昔人云平仲儉矣夷吾則奢均為齊良已若由今之世維今之風與其奢也寧儉

弇州別記云一清故善朱寧其用也大都出寧力而上疏極論國事甚激中類若攻寧者寧恚甚詈一清於朝不自得乃乞罷許之因家鎮江而　武皇南征過其第朝一清于中堂次日大宴賦詩以贈凡十二章一清大獻其金寶所從巨璫幸貴咸飫今　上初

褒奬諧篤老勑加益廩餼官一子而臺諫臣爭言一
清才不宜令終老先是　上爲世子日　獻王從容
言曰吾楚有三傑若知乎問爲誰曰故大司馬大夏
少師東陽少傅一清上久以識之矣而會虜寇西北
邊使者郎家起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乘傳
往提督秦中諸軍賜金幣及勑比于趙充國馬援郭
子儀云過洛謁劉健不出曰此子汚我而會大禮議
起一清林居時則已揣摩張桂等當賛陰主之半歲
果由是召入復相加少師尋以史成加太子太師謹
身殿大學士時　上召少師宏一清少保瑤詠至平

臺面見各賜以詩極褒許而宏等咸屬和成卷中外
榮之甫雪詔特免朝參費宏免加特進左柱國華蓋
殿大學士一清薦故大學士遂召至京因請居其下
不許而中外人猶謂一清欲上之其請遜耳又薦故
所善太監張永才請以爲元帥永鈞校宿弊新軍法
因與武定侯勛忤勛亦因以恨一清一清役多受惡
同列張桂窺謀去之不果而二人愈怨望一清又勛
腹也亡何然事發極疏攻其惡　上大怒罷一清
還鎮江會張永卒一清多受其黃金爲作墓銘事發
詔削職有司督其金還官一清遂憤憤死後得雪贈

太保謚文襄

内閣大學士蔣公傳

弇州別記

蔣冕字敬之全州人也十四舉省解第一又十載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編修進左中允久之遷左諭德修會典訖上以母喪歸服滿授翰林侍講學士遷少詹事擢吏部左侍郎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改兼文淵閣大學士冕清謹有識度自其未拜日人雅已望之及　武廟常游幸西北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冕時病在告滿三月乃上書力陳諫　上不宜自損威重下同臣子所過諸侯王儼以大將軍禮見上安能督責之且　睿皇帝棄羣臣所慮非爲巡

幸也六軍私屬近三十萬禍且叵測如此　上以卑屬宿衛之兵經行虜地寧不寒心請究罪左右奸邪導引者語切甚不報久之加太子太傅從　上幸南都還進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上崩與少師楊廷和同心靖難迎

今上於興國詔褒賞封伯爵冕固辭久之乃聽侍郎吳廷舉其鄉人也彊直好奇詭因面責數冕不能匡正　先皇帝冕大怒嫂[illegible]廷舉且上疏自明詔遷廷舉分司南京人繇是不能無狹冕焉會以議禮不合廷和先乞歸冕繼罷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簡毛公神道碑　　　　　嚴嵩

東海之上岱岳之墟融結郁物合靈毓粹乃生元臣以佐大君惟東萊毛公蜚聲臺閣定永中興祿位巖崇名壽鴻顯其在　孝廟擢新詞垣簡侍東觀羽翼啟導蔚然公望扶在　武廟歷踐省署荐履台衡正色直言匡扶鼎社　今上皇帝神聖明睿眷隆勳德宸章備具榆與大賚焯於始終二十四年乙巳六月六日以疾薨於里第之正寢訃聞　天子震悼恩䘏

隆備乃有仲子太僕卿渠槃然在疚遣使託嵩銘諸
墓道公姓毛氏諱紀字維之世爲東萊掖人曾祖伯
全祖福英隱弗仕父敏舉鄉薦敘授杭郡學俱贈光
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妣俱贈　一品夫人公幼則侍父於杭篤志力學
弱冠舉丙午山東鄉試第一丁未第進士入翰林讀
中秘書授檢討同考丙辰會試陞修撰充經筵講官
選侍東宮講讀賜五品服修大明會典書成陞侍讀
賜給驛歸省再同考乙丑會試　武廟卽位進左春
坊諭德兼侍講賜金帶丁父艱服闋値逆瑾竊政創

其春坊銜　孝廟實錄成陞侍講學士充日講官尋
陞學士擢戶部右侍郎禮部左侍郎丁母艱服闋改
吏部左侍郎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賜玉帶時遣
使西域齎番供公奏言西番佛國遠在數萬里外祖
宗朝雖許入貢賜法王國師名號特藉以羈縻番衆
令不爲邊患而已齎供媚之失天朝體又以儲嗣未
建疏乞早定大計以學士司誥敕仍掌府事賜麒麟
服蟒衣綵環銀帶等物於是勅兼東閣大學士入閣
供事隨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賜蟒衣斗牛服
錢寧等數導　上巡幸會逆濠之亂倡親征議　上

御文華殿宣內閣九卿科道官於左順門傳旨促令撰親征詔公等力言不可免冠伏地泣諸司皆泣
上諭各官退復降手勅欲出師自稱威武之號公奏言人君為天下主不宜自貶下同臣庶三載考滿加少保武英殿大學士　車駕幸宣大駐蹕居庸公力疏請還未幾卒以征濠議南幸公等奉勅居守憂勤備至懇請回鑾章數十上　武皇晏駕公等密疏請於　昭聖皇太后定策奉迎　今天子入承大統於時逆彬統京營邊軍及錦衣官校威焰特盛禍機叵測復密請　懿旨先於彬黨令邊軍官校各散歸中

外始安　皇上入登大寶開經筵勑同知經筵事纂
修　武宗實錄命充總裁累賜蟒衣玉帶銀幣　上
念定策功勑封公等伯爵疏辭改廕錦衣一職世襲
又改廕文職五品　上引前代漢文加封平勃等功
及我　成祖封尚書茹瑺故事俾勉承恩命皆力辭
免六載考滿改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上召公
等至平臺議廟號稱謂衆久不決公以疾面陳乞退
上知其志決疏入乃允致仕命有司給月米夫役
陛辭賜白金綵幣寶鈔公既歸臺諫累疏奏請起用
山東撫按官奏公年登八十詔賜羊酒存問仍加給

天米等數甲辰太儀君以公年高乞假歸省居無何
而公訃至矣距生天順癸未七月十有七日享年八
十有三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太子
太保謚榮襄袁公宗皐神道碑　　温仁和
正德辛巳九月初七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南郡袁公卒訃聞　上驚遣中使諭祭命行人潘洄
昇櫬南還工部郎中李綸營兆域諭祭凡七特加祭
二壇贈太子太保謚榮襄可謂始終榮遇顯有令德
者矣公諱宗皐字仲德世家石首其先有仕元守吉
安路曰方者公始祖也高祖諱志達舉元至正庚寅
鄉薦曾祖諱壽先祖諱思明封河南道監察御史考
諱愷廣東左布政使祖妣沙氏封孺人妣汪氏封淑

人俱加贈夫人配黃氏封太夫人公少倜儻有大志稍長治尚書爲諸生文名崛起成化癸卯與弟宗夔同舉於鄉弘治庚戌登錢福榜進士辛亥　恭預興獻皇帝初分封安陸之國選充長史公勵精奉公夙夜匪懈　獻皇帝得賢相身倚重焉事無大小悉裁決嘗降溫旨云袁長史厚內方外正學篤行盛德長者也公見信任鞠躬盡瘁釐弊戢奸布德興利衛從有强取民財者公廉之不少貸由是府中憚公嚴肅無敢擾州民賴以安堵舉手加額德公者載道豪民萬世傑等緣王庄疆界結訟數歲不能直致爲衆殃

職不逞撫按莫敢誰何推公剛正明決足以懾服俾
往按馬公單騎詣之舉正其界翕然受命癸丑陞正
四品俸級丁巳　獻皇奏公歷任旣久輔導以正宜
加陞擢用勵忠勤　孝皇帝嘉悅授正三品進階通
議大夫正德乙亥　獻皇復表公清謹有年政事練
達　武皇帝賜旨勞之進江西按察使秩仍舊輔導
辛巳今　上入繼公扈從至良鄉　上覽禮部具儀
謂公　遺詔以吾嗣　皇帝位非為皇子公曰　主
上聰明仁孝實天啟之也躍次京城行殿輔臣楊廷
和固請　上由東安門入公曰今　上繼序即　帝

位可復行藩王禮耶因正色厲聲呼闕大明中門入
登大寶公翊贊新政益效靖恭凡所建白悉爲國
家無窮之基四月二十二日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先　武皇帝時内竪乘逆瑾餘烈縱恣不戢
公首請裁抑止給役禁閤不得預政事典兵柄繇是
閹尹屏縮朝綱肅清五月初十日遷禮部尚書兼文
淵閣大學士賜蟒衣三玉帶二稱爲元老而不名公
素剛正清介入居台衡大小師承京師苞苴無敢至
門者八月初二日　上簡儒臣備日講公預知經筵
敷陳墳典明剴切　上注聽爲之改容因歎賜公

奴婢各六人初公爲長史時中酒晝寢偶夢一美姬扶床跽請曰妾備李白洲下陳令願治相公帷箔公驚覺召黃夫人語異之旣而李以黨宸濠敗妻孥沒入官至是公所受賜婢李姬預焉則昔夢中人也薦紳聞之皆嘆定數之不可移如此累荷錫賚綵幣之賜不可悉紀九月朔公遘疾　上命　御醫診視中官臨問病革上疏歒還所賜奴婢不從公遺命各放寧家寢疾七日公竟不起輿論惜焉公生癸酉年正月十四日距其歿享年六十有九

大學士石文隱公珤傳

石珤成化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與修大明會典辛酉充經筵展書官乙丑滿秩遷修撰同修 孝廟實錄會 武宗初開經筵充講官尋遷南京國子祭酒歷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掌院事授庶吉士庚辰主考會試又主武舉事未幾擢吏部尚書兼學士掌詹事府事 皇上入嗣大統命吏部會廷議首以珤名 上報可時輔臣有不悅其介特者請命兼學士在內閣專管誥勅實秀之備也修 武宗實錄爲副總裁錄成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賜

玉帶蟒衣戊子　上御平臺召內閣四臣面諭各賜
詩一章於珤稱許尤至丁亥錦衣官有搆飛語詐輔
臣者併中傷珤臺諫皆白珤無他力辨之珤不自白
惟求去疏再上許之僦民車歸私第閉門不出而望
益歸重珤在國子以身率人教嚴而諸生莫敢犯時
　上無嗣上疏請於宗藩中擇其親且賢者育於宮
中代行溫清烝嘗之禮其爲翰長　武宗始狩宣大
疏請回鑾曰六師不備遠涉深宮內無近親之托外
有事變之虞若鑾輿一日未返則臣子之心一日不
安其後百官相率諫南巡者罪且不測珤上疏救之

辭尤切直其在吏部秉銓小竊柄之餘政以賄成官
以意授士習靡然日趣於墮屬考察京官請凡清議
有干者多見屏黜登賢汰冗不及究所施而遽去前
後所上封事士林多傳錄其要語則勸 上清心省
事法堯舜之恭已無爲用漢文之與民休息而已其
願 上力行王道辨別忠邪中才皆可用之人不必
求備平易有近民之實不必務奇治有端緒不必責
效於旦夕之間事可包荒不必刻意於淵魚之察人
謂其救時之藥石云及遣祀中城便道歸家以疾請
老 上優詔褒答遣官促之臺諫亦疏論瑤不宜許

退　上命撫臣親詣其家以禮敦勸不得已力疾至京其在內閣有所論列多觸忌諱　上優容之再求退不允有勳戚怙勢奪畿內民地爲餘頃詭言國初所賜歲久失之令得焉以請既得肯發畿民大恐踵言於　上曰百姓爲業且久一旦奪之恐生變　上爲停前命仍給之民以況靜寡默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一二語輒中節有不當意者憤激見辭色閭人或訶其過直或歎於雅量久乃服之屢典文衡以平正簡要取士力去浮誇險怪之說文體爲之一變自爲文亦備是卒贈太保謚文隱

弇州別記云石瑤字邦彥藁城人踰冠舉進士爲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以文學名諸先生多願就交瑤而爲檢討十八年多引疾家居諸日講靡絲可拆是遷者恒巽其後進而久之乃滿考擢修撰武廟初稍充經筵官再遷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拜國子祭酒數轉爲禮部左侍郎入兼翰林院學士授庶吉士業主會試又主武舉試進尚書改吏部中外稽賀得人而輔臣中忌瑤者奪之權令兼學士專管制勅及兼大子詹事遣祀東嶽闕里瑤取便歸藁城堅引疾不起而給事御史諸曹郎亡慮十餘疏請召瑤　上

手詔促之乃還主會試踰年進　文淵閣大學士賓
錄成賜宴禮部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賜玉帶
金蟒衣白金綵幣鞍馬再加少保瑤爲相位第三不
能有所可否居恒悒悒思歸而會有飛語中傷者因
請罷報可瑤僦露車一乘行諸圖指行李在焉自嘉
靖中內閣臣廉貧亡踰瑤者李論文隱瑤兄玠爲太
子少保戶部尚書亦才士也其行稱不如瑤遠甚
南廱志云石瑤字邦彥眞定槀城人少博雅穎悟明
周易與兄玠齊名先後舉鄉魁成化丁未偕登進士
第特稱二鳳瑤旣拔選入翰林爲庶吉士除檢討德器

剛毅知識不羣館閣稱重之以纂修功陞修撰侍經
筵講讀賜金帶四品服正德初士風漸瀉於前類多
巧宦瑺憤世嫉邪作媒說以諷陞南京翰林院侍讀
學士已已遂補南監祭酒教法嚴邃濟之以恕時閹
瑾用事以勵搞為名士大夫當官亦附會振作監生
查對軍冊有忠病不容給假瑺力主之晒晾黃冊有
不至者輒行典簿廳取供令其每夕畫酉瑺以　祖
宗成憲不敢擅改答之諸生咸悅會廷臣議令納銀
監生增報年歲或謂將揀選聽點人情恟恟瑺拘集
至班惟令遞增一歲繳冊至部亦竟無他人益服其

有見明年改北監祭酒教法如在南時後晉南京吏部右侍郎尋調禮部右侍郎又晉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庚辰主會試號得人嘉靖初又晉禮部尚書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初琢法古爲文頗喜莊列在南監時取名士梅鶚爲季試首文體奇崛爲之一變癸未復主會試所作錄文乃更醇雅人固莫能測也是年五月陞吏部尚書每銓輒以職名書諸片楮爲丸納袖中探而出之囑託不行累官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尚書瑤嘗以大禮定議爲是而言或時有從違門生有當柄者每謂其懷情不盡已而罷歸卒於家

上特贈少保諡文隱以此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靖賈公詠行狀

李濂

公諱詠字鳴和姓賈氏別號南塢其先中山人也相傳漢膠東侯復之後唐宋以來多聞人始祖拜天祐將軍以官行二世祖漢臣仕元爲萬戶居趙之柏鄉漢臣生清甫居鄭之郭店清甫生景山爲陝西行省叅政元季兵亂始徙臨潁之商城依部將西華楊萬戶居焉景山生彬通經史百氏學有隱行邑大夫行飲射禮於學官則賓之彬生瑛號樂菴翁是爲公父

以公貴上逮曾大父景山凡三世皆贈如其官自曾
祖妣張氏而下皆贈一品夫人母曹氏感異夢生公
手神瑩澈目烱烱射人自孩提時已穎慧異羣兒大
父少保公喜曰大吾門者其此子乎稍長英特秀發
舉動有度八歲傷齒妨誦讀十二歲始入鄉塾歲餘
通小學論語大義成化戊戌提學副使天台陳公選
選入邑學爲弟子員江浦石公淮繼至試公居第一
丙午許州守無錫邵文莊公寶合試屬邑士公復居
第一再試論策於大梁書院閤省之士咸在諭諸生
勿屬草公援筆立就雲行泉湧石驚歎曰是可以冠

多上矣是科遂舉解元丙辰登進士第改庶吉士益
肆力於學閣試往往居優等戊午冬十月授翰林院
編修未幾遇恩詔獲封其父母妻如制明年己未春
二月以詩充會試同考試官辛酉內書館教書壬戌
秋八月給假省親還頴乙丑春二月再充會試同考
試官正德九年丙寅充經筵講官有白金寶鈔襲衣
之賜明年丁卯夏五月丁母孺人憂己巳冬十月服
闋入京適逆瑾竊政以擴充政務爲名黜翰林十三
人爲部屬而調公兵部武選司主事庚午春二月遷
禮部祠祭司署員外郎是歲秋八月瑾伏誅乃復公

等官公再入翰林閱歷幾十年問學益充明年辛未
夏五月遷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修撰奉 命偕侍
郎李公浩都御史王公璟清黃兼修選冊事竣有羊
酒之賜癸酉秋八月充應天鄉試主考明年甲戌復
充武舉主考是歲冬十一月遷南京翰林院侍讀學
士丙子冬十月遷南京國子祭酒公申明祖宗舊規
嚴立章程監事振舉如修葺廨宇刊補經籍公以撥
歷廉以蒞屬凡生徒有疾病者咸給醫藥恩義兼施
士心悅服又因南監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弗得預風
憲之選上疏乞比照北監一體選擢以勵庶官已而

潛節授御史楊林擢主事前是久未有也戊寅秋七
月轉北監祭酒諸生相率述公功德樹碑於太學門
下公赴任便道過家省其父樂菴翁時年九十有五
既擬上疏乞終養而樂菴翁卒辛巳春正月服闋北
上夏五月遷禮部左侍郎明年嘉靖改元壬午　上
恭上　恭穆獻皇帝尊號春三月被命承天題主有
白金文綺之賜癸未春二月當會試之期公爲知貢
舉官甲申秋八月改吏部左侍郎乙酉夏五月簡命
公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内閣專管誥勑
仍掌詹事府事公疏辭不允會修　武廟實錄充副

總裁秋八月滿三載給三品誥命封二代尋奉手勅晉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復疏辭不允實錄成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故有鞍馬金幣寶鏹襲衣之賜丙戌春二月充會試主考殿試充讀卷官夏六月十三日　上御平臺召對是日大雨命自東角門歷中左門循廊而入　上親灑宸翰賜詩褒諭秋七月　獻皇帝實錄成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光祿大夫柱國尚書大學士如故復有鞍馬金幣寶鏹襲衣之賜值郊祀奉命分獻北海壇明年丁亥復奉命分獻西銜屢有玉帶麟袍蟒衣飛魚

辯論奪牧馬場

鸞帶之賜經筵日講有五經四書大全通鑑綱目之
賜　上嘗以先帝御書進德修業聖賢至公大哉先
聖允執厥中十六字暨御製敬一箴以梨回文詩賜
公其在內閣夙夜悉慎與二三元老協心匡輔太監
閻宏欲奪牧馬草場時民佃歲久公與熊峯石公疏
論民佃百年一旦遽奪俾百姓失業恐生他變　上
嘉納止之定國公徐光祚先朝欽賜薊州莊田已易
常州田矣復乞恩奏討公極論之亦荷嘉納而止其
因事納忠從容啟沃有非外庭所能盡知者丁亥八
月公年六十有四以病乞休蒙恩賜馳驛歸田里既

抵家杜門謝客官長按部入其邑者亦罕接見暇則
與耆舊五六人酌酒賦詩爲樂己亥三月　駕南巡
駐蹕鈞州乃奉迎鑾輿以朝見失儀免散官癸卯壽
躋八十河南撫按會疏以聞蒙遣官存問復其散官
且有月廩歲夫羊酒之賜公居林下二十年耳目聰
明不衰四方求詩與文者踵相接於門公應之不少
倦揮毫運思無異少壯時丁未夏偶感脾疾秋八月
三十日終於正寢距其生天順甲申冬十一月六日
享年八十有四貫氏世爲臨穎望族科目之盛甲於
一邑正德間公諸子中蘭舉丁卯鄉舉癸酉嘉靖初

諸孫中曉舉戊子淮舉丁酉詩書開倡之澤寔自公始公天性耿介外若和易而中實剛直在翰林惟扃戶讀書奕酒宴遊咸非所好累典考試程式文字多出其手人皆傳誦之所取士最稱得人平生著述醇雅豈達不作艱澁險怪之語有南塢集若干卷傳於世其居鄉也抑畏小心無異立朝時而箕率坦夷不自尊大若未嘗居顯官者保族宜家戒勿放逸濟人利物弗吝施予每旦必盥櫛入家廟焚香再拜而後就食時饗忌辰齋素終日有時物必薦而後嘗四時拜掃躬造先塋不使子孫攝之值元旦長至暨萬壽

聖節必肅朝服五鼓初卽趨公所隨衆拜舞弗令家
僮扶之一念敬君之誠終始如一日云乃若厚宗族
爲置義田憫孤嫠無後者爲立義塚先人遺産盡讓
諸兄自登第後所得俸祿惟供養父兄不自私其積
置田産亦分給族人以廣恩義憂旱蝗則齋沐祈禱
憂河溢爲害則建議築堤汲引後學稱人之善不啻
已出穆然有前輩長者之風是故捐館之日閭邑之
人罷市悼傷無間遠邇此亦足以觀公之大畧也已
嗣於芳卜以某年月日葬公於董村新阡之原爰述
公履歷之槩撰次爲狀以俟大君子之芟擇謹狀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諡文襄席公墓志銘

楊一清

嘉靖丁亥春二月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席公以目疾久未愈求致仕先是凡三上疏乞休不允至是 上曰卿學行才識朕所簡注方憑輔成化理而卿疾彌留志不可奪宜勉從之特加武英殿大學士以示優異然不欲卿遠去賜第京師月俸支如故尚資謀議以匡不逮文臣得謝恩禮之隆未嘗有是命下而公卒是月十日也訃聞 上悼惜爲輟視朝一

日贈太傅賜謚文襄諭祭九壇初喪文出親製備述
君臣始終之義聽者感動給官舟遣行人馮震護喪
歸其鄉凡葬事則遣工部主事張淑督有司治之又
官其子中爲尚寶司丞子中將以四月日扶柩還蜀
葬於遂之席家陂其弟翰林修撰春狀公行事率中
哭詣予請爲志銘按公諱書姓席氏字文同別號元
山系出蜀潼川州之遂寧七世祖友彰彰生福號横
岡學博而邃嘗遊元草廬吳先生之門横岡生汝霖
汝霖生思恭思恭生瑄公大父也父祖憲娶於吳寔
生公少穎敏强記既冠爲文有時名補縣學生弘治

巳酉舉鄉試庚戌第進士壬子授山東鄒城知縣歲水溢爲患地曠賊繁民苦輸公察其所疾苦者而釐革之勸民墾闢荒畝生業漸拓轉徙他郡者多來歸作新黌舍以其餘力課諸生講說科目漸多癸丑歲饑倡義民輸粟擇人分地爲粥食之多所全活嘗效古人立保甲法守望相助盜賊莫敢入境戊午召爲都水主事去之日老稚遮道留之不獲立生祠事之督清江廠漕舟稅不苛而財用裕所規畫條格代理者遵行之至今考漕運顛末作誌附以已見庚申改戶部陞員外郎甲子雲南書晦公疏言致災之由係

天下不係一方因論列時政　孝廟嘉納陞河南按
察僉事理屯政時兵部議奏勘復屯田舊額以足兵
食所司承望風旨徵屯稅訟獄蝟興公爲緩其徵民
得奏復淄汜二縣民訟河灘地至殺人積十餘年不
決撫按屬公勘處公諭民曰汝所爭地耳忍戕民命
乎吾爲直之使汝不復爭也歲大饑撫按議賑時鎮
守中貴甚橫督修黃河諸工役朘削無算所在騷然
公曰第停工役禁尅削不煩賑濟也撫按從之民稍
安回賊流劫汝鄧間公督軍剿平之賜白金文綺正
德巳巳陞貴州提學副使夷方土鮮知學公立教約

延以正道時王伯安謫龍場驛公每學擇其秀者一
二人集省城書院延伯安爲師士始知有道趙正學
庚午進賀萬壽表歸至河南予自陝西被召爲司徒
遇諸驛舍中詢之曰河南省試黃河策其出子乎曰
然予曰貴州宜無勞于河事關係頗重非子孰克任
之人朝薦公河南參政意以河事屬之而公以外艱
歸矣癸酉服闋北上擢浙江按察使風采一新訟牒
塡委決斷如流剔姦雪冤吏無所措其手甲戌遷山
東右布政以丁內艱去丁丑服闋補雲南霑益州土
官搆怨爲亂道塞撫按受命撫剿議以屬公公遣人

諭以福禍指授夷方畧刻期平之夷首伏誅事聞被
賚白金文綺遷福建左布政使宸濠之變公募軍二萬
赴援道聞賊平乃歸又建道山書院以祀閩中諸賢
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定審戶則以均徭役築沿
江隄岸以備水患廉得省城號三虎者置之法人心
稱快長沙知府貪酷而巧於附麗顧得旌奬公發其
贓以萬計坐論戍嘉靖改元以大禮稱號事關綱常
名義當正有所論列道閣詔下乃止尋陞南京兵部
右侍郎以　獻帝尊號恩贈祖父如其官祖母及
毋俱淑人署南京戶部京軍以乏糧與怨公規畫得

銀數萬給之稍安貽書執政奏截運儲五十萬以給
軍餉南直隸大饑戶部議發銀賑貸公疏謂江北淮
揚廬鳳諸郡災傷爲甚蘇松常鎮次之徽寧池太又
次之執政始知狀議遣大臣往賑公適上賑粥要議
衆喜曰此任幸屬此公也時餓莩塞途人至相食盜
起莫可制公被命講求時宜謂給散銀米易滋弊端
且饑民命在旦夕若待編審事定將無遺類矣設粥
則所賑皆貧民乃令州縣每十里一局先發見銀市
米爲粥饑民趨之全活者若干萬盜賊漸解乃以奏
截運儲及戶部所發銀給粥兩月餓夫稍蘇始定議

米銀閏月兼給人沾實惠甲申春南京刑部主事今
禮部侍郎桂公萼以公及吏部員外郎今少詹事方
獻夫大禮疏錄奏上下其議再命遣官徵入京憾公
者乃咸謂賑粥非善謗議紛起公疏乞終事三月特
陞禮部尚書公疏辭不允南北言官交章劾公公又
疏乞休致以全臣節溫旨褒答仍命吏部趣之入京
五月公再疏乞休并上所撰大禮考議有謗公侵賑
濟銀者公乞差官覈勘　上遣近臣偕戶部及法司
會查公復疏乞放還不允使者催趣相望於道公不
得已北行至德州聞百官伏闕被逮繫上疏乞宥學

士豐熙等未許仍趣其來八月至京陛見初廷臣執
議以爲人後者爲之子謂今 上宜考 孝宗母 昭
聖太后稱本生爲叔父母上勉從之旣下詔矣然終
以爲疑公及今兵部侍郎張公璁少詹事霍公韜抗
議謂 上以 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非爲
人後者尊號宜具實以稱庶合古禮經爭論數年幾
成聚訟至是 上下公等及廷臣先後所奏會文武
百司集議於朝衆論旣定卒如公等言合疏以請大
禮始告成焉公謂禮成之後宜圖新政以答人望乃
疏列十二事皆指陳實政觸犯忌諱言人所不敢言

者而言官復有所劾公杜門三上疏乞罷俱不允乃
出視事乙酉大同五堡軍叛殺參將及撫臣又奪總
戎印并令旗劵之劫死罪將官朱振於獄求立爲帥
朝廷權授振總兵以紓其亂因命禮部鑄新印給振
公疏以唐藩鎮之禍爲鑑宜追究原印不宜輕給與
執政意忤銜之署丞何淵奏 獻帝宜附太廟公引
漢宣帝故事請於南城北建禰廟奏可乃定世廟之
議修 獻皇帝實錄命公爲監修 上所修大禮集
議四卷纂要二卷降手勅加太子太保賜白金五十
兩紵絲衣四襲頒其書於天下梓行之公又疏辭加

官不允丙戌二月會試爲知貢舉官廷試充提調官
五月偶感暑疾在告目漸失明又具疏辭　上遣中
官齎賜牲酒食米瓜菜來問疾又賜詩遣官慰問以
獻皇帝實錄成進少保兼秩如故賜白金文綺鞍
馬公以　世廟告成宜倣宋郊祀覃恩之典將先日
議禮獲罪諸臣從寬矜貸詔褒答又疏舉禮部尚書
起復羅公欽順自代重修大禮全書以公爲總裁公
立朝僅二歲有餘耳所賜賚白金文綺者十一賜宴
禮部者四賜文獻通考敬一箴　獻皇帝宸翰及遣
中官齎酒米蔬肉來問疾者各三賜詩者一又賜三

代誥命贈曾祖父祖父父俱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曾祖妣祖妣妣俱一品夫人乞休荷温旨褒答
十有四日望其勿藥將用之內閣典機務而公不可
起矣比屬纊時呼弟修撰及子中至榻前曰自檢平
生清苦體國一念可質鬼神即死無愧　上若問遺
言第曰願朝廷親君子遠小人分別邪正審於取舍
而已語畢而逝公生天順辛巳四月五日壽六十有
七公孝友天至有弟四人詩與記先卒撫諸孤如巳
子次即修撰次象舉進士爲給事中實公誨之於成
公讀書信道學求理性窮探苦索務究蘊奥居常以

以自牧至義之所在則勇往直前無所忌避言若不出諸口至當大事決大疑發幽析紛則極其明辨衆莫能奪取與一介不苟門庭如水然不以是自負且以先人跡其行履素孚於人作官所至聲聞籍甚部使者剡薦未嘗不及官至侍郎尚書計日可得也而直以議禮之疏與衆不合譁言遂與一倡百和牢不可解公方自信不疑謂公論在萬世不待辨而達禮君子固有先得公心之同然者矣初桂公疏上或勸公宜勿承不然忤衆且得罪公不肯以書質予予復之曰公既實有此疏今安得不承亦據其所見者耳

何必同比尚書命下或止公不宜來子曰　上命若是公不去恐衣冠之禍起矣比公入朝　聖心悅懌上下相安消重禍釋隱憂不可謂無功也是時　上方鬬新政理公特被知遇假之歲年所建明樹立可量哉天顧喪其明又遏其年使不克大究厥施以沒嗚呼其命也夫銘曰惟士窮經式不違於政公以經術飾其政令析繁舉劇心得手應而要其終卒歸乎正雷風春撞衆恃公以定士有從政或未閑於禮公執典禮以佐天子謂禮弗習如跣地弗視羣咻柰何曰有人紀匪衆之徇惟權度在巳我求天知亦求同

理食少慮多云胡不傷能喪其目不奪心之明煌煌
禮書匪裁曷彰有命自天公不起在休帝聞曰嗟我
鑑斯亡曷顯我忠曷遂我良辭以誄之公雖歿有耿
光稽行易名無忝文襄

席書　　　　　　　　　　　　　　弇州別記

席書字文同遂寧人也舉進士稍遷尚書工部郎積
資十餘歲爲按察副使視貴州學遷河南左叅政累
遷福建左布政使寧王反王守仁募兵於福建書從
選驍勇二萬人日夜馳赴守仁至則王就執一日矣
書遂遷副都御史撫湖廣未上而會江南北淮揚廬

壽儀乃進書兵部侍郎發廩賑濟時 上欲崇其所
生興獻王王太妃進士張璁言合而內追大學士廷
和等未果書於是推原 上孝思辨統嗣凡數十千
言大要左右璁以示刑部主事桂萼故璁黨也得書
趣繳上之 上大悅令召人對而廷和遂風言者論
書賑濟士善狀欲從中斥罷書 上不許尋命為禮
部尚書豐遂成然中外譁然爭欲斮書肉而書益恃
上縱言士所忌大同軍叛殺元帥焚銷印而別有
所推樹詔從之給印下禮部矣書不肯曰天子乃不
勝叛軍耶請討之大學士宏頗尼責書而書遂許宏

奸狀　上爲雨解乃罷又欲遷大學士一清宮使居
宏之上其所持論頗依正而傲狠不練事多類此署
丞何淵小人也欲驟貴屬禮定計亡出請祔　興王
於太廟書數執不可乃別立廟時祀而又能閒抗忤
張桂頗以此有稱修大禮書加太子太保賜白金綵
幣鞍馬　獻皇帝實錄爲監修旣成加少保賜如前
加玉帶繡蟒服然書目已告漸不復見物而病甚乞
骸骨　上旦夕倚柏之歎詫曰吾不知朕君老而困
如是嘗由貴晩耳所使太医上尊白粲牛具爪醬相
望道路間又辭乃進兼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居京師

賜第祿俸如常特不事事及朝參問承顧問詆答命

下而卒贈太傅謚文襄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謹

身殿大學士石門翟公鑾行狀　許成名

公諱鑾字仲明號石門世爲山東青州府諸城縣人曾祖諱吉勝洪武初以人材徵至闕下不願受官充錦衣衛校尉因家焉祖考諱順有翊戴　英宗北狩之功考諱瑄倜儻好義名重鄉評公生岐嶷輔骨峻起廣額河目視聼有威五六歲動止輒有禮度十二三歲即爲古文雅愛陸宣公奏議及古文眞寶過目成誦初治尚書後改治毛詩嘗會講別墅有相士詣公所徧觀諸友至公獨驚曰君相非常人也他日當

大顯貴公考秉養公年十六歲哀號憂念癯然骨立居喪盡禮折節向學蓽門圭竇環堵蕭然并日而食而義理之趣充然自得博學強識十行俱下日記數千言聞人有秘書奇集必曲訪觀之一覽無遺每讀書率終夜不寢鄰有武人張姓者每五鼓赴操必扣門求火公自給之如是者數載其人嗟嘆謂公曰吾老矣然未始見讀書之苦如先生者公精於舉業凡經傳微言與旨研精殫思務求深造爲文雄俊摸寫精到沛然有餘名動京邑時葩經文義稱東江顧公曰清逸稱東泉姚公曰雄渾稱公曰似兼有而時出

之弘治戊午領順天府鄉薦乙丑登進士第選翰林
院庶吉士每閣試常居首列丁卯冬授編修戊辰預
修　孝廟實錄進呈時逆瑾煽禍流毒縉紳抗節不
爲屈瑾深銜之遂調刑部四川司主事履任後即與
僚友會律講解條例讞獄必求情與罪當而後已大
司寇劉公稱公曰先生客居於此亦肯留心力學足
占他日廟堂材也庚午八月逆瑾誅仍復編修辛未
充會試同考官時大學士對亭劉公主試事發經始
靈臺題慮無雄文以壓天下端士背特命操筆稿呈
劉公捧讀驚喜踴躍不忍釋手謂公曰先生此文令

我加飡矣尋奉　命充內書館教書甲戌一甲充會試
同考官丁丑春九年考滿陞本院侍讀充廷試彌封
官壬午主考應天府鄉試事竣還京復　命　上御
命充經筵日講官　皇上銳情經術每見公長身玉
立音聲炳烺進退周旋皆有常度規陳啟沃切中幾
宜受知眷注實自此始乙酉七月　武宗實錄成陞
本院學士　命下十日陪蒲汀李公推南京吏部右
侍郎　上即點用公本面已票紅尚未發行　上見
有南京二字驚曰是善講書者豈可去朕左右耶
命司禮監官於左順門宣吏部云昨推南京吏部侍

郎本照前式樣另寫一本不必實封次日改用蒲汀
李公癸八月　命主考順天府鄉試錄成文體端雅
一掃時格天下傳誦公復　命畢往謁閣下熊峯石
公謂公曰今年援例應試者甚多恐物議故借重先
生一行陞學士甫百日陪推禮部右侍郎　上即點
用公照舊日講賜　睿宗皇帝御筆及　御製敬一
箴并五箴註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文獻通
考等書丙戌春朝鮮國陪臣進貢例尚書侍宴以命
公丁亥三月內閣員缺廷推吳白樓等四人奉旨再
推兩三員來看公列名第二即蒙　上點用濠養楊

受特備入祔

公具揭帖仍用循資　聖諭云用鑿者於朕爲學有益公之入相特旨簡用如此十七日早奉手敕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內閣辦事於時遂菴楊公木齋謝公南塢賈公皆　先朝耆舊與公同居揆席而公謹密凡一切章奏詳閱無少厭倦遂菴稱公曰吾觀先生悉心章疏　朝廷有托矣頃之　欽命文書官齎手敕一通銀圖書一顆其文曰清謹學士同時遂菴楊公羅峯張公見山桂公亦各有圖書之賜諸公時有密啓公獨無　上嘗詰之公奏曰臣恭逢堯舜在上事體俱各穩當是以未敢有開非敢怠

忽也　上嘗顧問羅峯張公其事莫知所本公告以出劉向說苑手自檢授張公嘆服曰公博物洽聞知探淵海非吾所及公每與羅峯公閣中議論不合姑置弗較徐伺其悟既而據理開陳得失且曰　國非一家私事公其察之至有票擬將　上改正者張公每爲之媿屈後公獨揆三月時幾務盤錯公鎮以和靜斷以公平不動聲色百僚承式　上亦委心用之嘗擬陞西陲撫臣某人之旨　上特召見文華殿面議可否既退復召見是日公凡三揆　天顏奏對明正剴切眞虞廷君臣都俞吁咈之美又　皇上尊奉

聖母章聖皇太后搆崇捺殿待陞　孝養既考曆
成大陳法部郎日　命輔臣為致語詩章以進　上
顧左右曰日晡矣其令速成公受　旨援筆立就致
語二　上覽之嘉悅有綵段帑金之賜是後上元令
節及瑞慶之辰　上悉命公為詞章每蒙眷獎特有
恩賜又公奏賀有白鹿古風白兔詩白鵲頌靈雪
歌甘露表黃河清頌類付史局可考而知戊子進書
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己丑充殿試讀卷官
辛卯二品三年考滿　上賜以羊酒寶鏹公祖及考
俱贈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祖妣張氏及妣郭

氏元配蔡氏俱贈夫人生母黃氏封太夫人繼配劉
氏封夫人廕一子入監讀書三月　上南城遊幸洊
馬召諸輔臣於環壁殿賜燕　上親灑宸翰特命賡
歌及命中使剪賜紅芍藥　勑簪於首復頒寶扇
勑懸於身宮璫擁簇徘徊於翠芬寶月之亭與一時
君臣同遊之盛公悉有詩章奏謝頃刻立就不加點
綴賜以飛魚服壬辰再充廷試讀卷官西苑無逸殿
成　上命輔臣坐講序卷李公講書之無逸篇公講
豳風七月流火篇公嘗與李公奏對　上前票擬某
人之罪　上欲重置於法公難之反覆評論忤　旨

李相行邊公與邊虜兩見而已

上震怒公叩謝復披瀝肝膽從容納約　上察公忠實爲之霽容李公戰慴罔措退語人曰石門氣節吾今知之矣居無何進武英殿大學士癸巳公生母黃夫人卒　命工部管葬事己亥二月　聖駕大狩北虜邊徼擇可往者　上起公先行邊使暫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奉　璽書符驗旗牌及賜飛魚服銀椰瓢三事等物前往九邊勞賞官軍經畧邊務其總督鎭巡等官悉聽節制巡歷自宣府始悉將道途遠近事體繁簡扣算日程務使邊人實霑聖恩又欲速畢　王命以紓　皇上北顧之懷公所

至宣諭欲將士知　朝廷思念邊人戍役之苦故遣
我重臣親賚重賞以勞之勞所及皆叩頭踴躍呼
萬歲軍士有斬得敵首者公即時厚賞趣題　奏之
宣府乃北門鎖鑰兵分五路極為重鎮兵馬錢糧詞
訟甚是繁夥止有一僉事總之事多壅滯具題添設
參議一人　上可其奏巡至大同有云重臣宜戒嚴
後入者公即刻進城推心置腹慰勞給賞示以　朝
廷威德雖狂夫悍卒至感激流下始知曩者邊臣處
置失宜自致紛更耳大同宗室缺祿糧者幾百人公
廉得本府知府不職數事即劾去之大同北路延袤

數百里聲援不接每達賊大舉直抵城下駐欲殺掠罔知忌憚我軍無伏險之處任賊深入莫之敢嬰士地千百餘頃遂至荒棄公與總督宣大東塘毛公力築五堡以爲大同藩籬星羅棋布圻堠相望嗣是而後戍卒乘高哨遠據險設奇實扼其吭賊望見輒引去雲中賴焉厥功告成陞太子少保仍有綵段白金之賜由偏關保德州渡黃河歷清水等營入延綏鎮城本鎮軍素號忠勇公更獎慰之以作其氣自花馬池登大邊巡至寧夏抵固原事竣將入甘肅總督鎮巡等官僉曰過此即河西金城五郡番夷雜處中通

一線之路往年有總督遇虜之患可命代爾公即暫衆曰鑾受　朝廷心膂重託當以死報吾不親履其地沙漠孤寒將士何由仰識　朝廷體恤至意吾敢愛此身耶即刻戒行由莊浪凉州越甘肅直抵嘉峪關是關爲華夷之限一關畢險既無城池又極圮壞每土魯番犯順直至甘州鎮城殺掠人畜若蹈無人之境公閱視甚駭曰縱欲閉關絕貢亦不可行遂命肅州兵備具呈事宜奏　聞得准修築恢拓堅固城垣歸然添設兵馬近年虜有犯甘肅者此關扞禦之功居多工完　聖心嘉悅廕一子中書舍人昔公至

西河聞士人云吾儕每聞頒　詔給賞軍士引領翹
望如在天上今日　朝廷念我邊人遣閣老散賞百
餘年來所未聞見也凡行賞賚公必會撫按等官當
堂唱名目覩給散問或摘取一二封袋親平重輕有
司莫敢欺慢沙漠孤寒將士一旦得此豈止挾纊之
溫哉還自嘉峪關歷金城關臨鞏西安過潼關渡黃
河由山西保定直抵遵化永平出山海至廣寧適值
叛卒甫平人心洶洶公至教場宣諭　朝廷恩威解
釋疑懼頒給犒賞軍士皆加額嵩呼人情始安事竣
入關歷薊州沿邊及喜峯口燕河營太平寨馬蘭峪

密雲等處閱視給賞謂撫按曰此處密邇神京尤爲緊要凡邊垣墩堡軍數糧餉把墩缺少者急宜修築補給以備不虞愼勿虛應故事庶仰副　朝廷責成之意庚子正月初二日至京朝見畢即奉旨仍復改陞原職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翌日即　召見禁内　聖心欣慰面諭公曰卿巡邊勞勩朕即命卿入閣矣公叩首謝曰臣受皇上隆恩當以死報公巡歷九邊週迴三萬餘里首尾一年斬獲虜級五百餘顆擬奏修築大同五堡兵部具題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公入閣後益蒙

眷注朔望永朋殿上香祭丁及　列聖忌辰多遣公
代攝九月歷正二品俸六年考滿　特恩陞太子太
傅賜以羊酒寶鏹辛丑充殿試讀卷官　太廟災、
上命公恭詣　長陵獻　成祖神主陝西大捷奏
聞兵部具題加少保安南國平賞銀五十兩制服綵
叚四表裏壬寅　上念公輔贊之勞特陞光祿大夫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進謹身殿大學士冬至視牲
特命公代攝　上嘗面諭公科道官言事不實公
奏曰科道官風聞言事尤望　皇上優容然卒不以
語人　上嘗詢公以邊將可任者公對曰臣歷九邊

驍將固多若廉勇嚴明與士卒同甘苦者周尚文爲最臣薦疏中備陳之但尚文軍法過嚴耳　上曰卿言甚是爲將之道寬嚴亦宜相濟迄今尚文以老將籌邊奇功懋著特膺　上賞公之言驗矣公於邊計素所究心及巡邊於九塞關河險易士馬强弱糧餉虛實虜情出沒將吏勇怯咸在目中近歲以來邊警頻熾每奏報緊急軍情　上遽以付公文書官守候票擬公倉卒批答脗合軍機往年山西殘破張世忠等死節公謂孤軍遇敵血戰以死王事賞非破格何以勵衆擬　旨　上諭先賞銀三十兩具棺埋葬慰

初朝 後朝 罷官

奬忠魂續即查給賞功卹典　上嘉納之仍加賞世忠銀二十兩　上嘗以　東宮睿齡日盛耆舊大臣亦宜相接每朔望後一日　特命輔弼勲戚大臣朝見公與焉後　命　聖心懽慰公自再相以來寵貺不可殫紀玉帶之賜蟒龍斗牛獨角獸繡環提繫金簪暖耳套盃寶扇金帶蔽膝至給賞官奴及金帛綵段　御饌珍饈恐人臣所難遇者一　朝畀之用彰恩眷甲辰春三月公之子汝儉汝孝登進士第　朝論翕然謂公清謹公忠之報九月給事有上言者謂公身居宰相子不宜登第意有司有附公者公自陳

於 上曰臣以翰林名官以詩書訓子仰惟 皇上
恩威隆重固不敢欺亦不忍欺今日之事臣豈敢深
辯惟有復試臣之子而已公竟以是罷乙巳 廟工
成 詔復冠帶卒嘉靖丙午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三
日亥時享年七十歲公矜而不爭羣而不隨人雖望
之和厚而臨大事決大義必不可奪序菴李公嘗語
人曰石門公誠平易可親至於秉道執法凜不可犯
吾亦憚之又語公曰公長於謀國而短於謀家可謂
公之知己矣公家自祖父來素不殺生逮及公奉行
惟謹每燕會必易之於市嘗切戒諸子無違也諸媳

縣有祖塋一區本省臬每欲崇飾屋垣規恢基址公累遺書固止之曰吾身居顯位未能福我鄉人而重以此累之非所以光慰祖宗也其仁厚類此

翟鑾

弇州別記

翟鑾字仲鳴諸城人也其先世隸戎籍京師家焉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滿九載遷侍講學士擢禮部右侍郎鑾爲人滑稽自抑下多交游公卿間然少稱也而家京師故善中貴人中貴人譽於上會內閣員缺推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修明倫大典充總裁久之擢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鑾拜日

年最少又起疎遠暴先上責臣張桂等而張桂等從後入咸以秩位攀　上擢鑾折節恭謹偃卑事屬後以不欲有稱也然亦頗撿厲於六曹少所托徇居内閣八載家尚貧而官亦大不進再兼武英殿大學士嘗與大學士孚敬等從上游西苑賜飛魚服犀帶又與　上相倡和有集毋喪歸服除未起門漸可羅雀恒悒悒不得志謀於時宰相夏言願鼎臣會　主上南巡恐虜或乘虛擣鶩我欲重臣往鎮撫北邊言鼎臣以薦乃即起家兼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充行邊使撥最秦晉燕諸鎮鄉虜者單賁撫

帥而下咸屬焉鑾至邊即大內賄賂以萬計還輜重載車而鐵其轂者以千兩計已遂充羨成富人猶以功錄一子錦衣千戶一子中書舍人而鑾復原官俄進加少保太子太傅夏言罷稍遷謹身殿大學士居首揆再加少傅其所擬調不甚當上意而　上亦僅以義故不忍廢之其二子應鄉試主試官來謁辭鑾鑾為恫喝關節咸唯唯即取薦會試亦如之而復昂其對策取上第大學士嵩負上寵日恚鑾先之乃嗾給事御史使論劾鑾等　上怒責鑾自辨解鑾枝梧又其語多引西苑直　上益怒下詔稱翟氏子雖有

軾轍才不得並進奪寔士路併鑾除名其主試少詹事江汝璧中允秦鳴夏贊善浦應麒咸從坐矣